

「避險」考量下的歐中關係： 「歐俄之間的外交歧異」如何影響 「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

薛健吾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本文研究同時具有「北約組織」和「歐盟」會員國身分的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同時具有這兩個會員國身分的國家，除了是歐洲「最爲民主」和「最具安全保障」的國家之外，也因為須配合這兩個國際建制的官方立場，因而在理論上應該要對中國採取方向一致的經濟、外交和安全政策。然而，近年來，隨著「美國對中政策的轉變」、「歐盟在移民和經濟議題上的分裂」，以及「北約組織各國在安全議題上的分歧」，中國對歐洲國家「分而治之」的爭議也浮上檯面。在經濟和安全皆有保障的情況之下，是否有什麼系統性的因素可以解釋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呢？本文認爲，由於歐、中之間的距離遙遠，中國對歐洲並不構成直接的安全威脅，再加上「俄國對歐洲各國的安全威脅日益明顯」且「中俄之間的合作關係日益緊密」的事實，因此對於歐洲國家來說，「他們與俄國之間的關係」就成爲影響「他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的重要影響因素：與俄國在

* 作者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問題與專業建議。本文若有錯誤之處，皆爲作者本人之責任。本文所使用的經驗資料與STATA工作流程，歡迎隨時以email向作者聯絡索取。

外交利益上的歧異程度愈大的歐洲國家，由於民主與人權的價值觀、美國的呼籲，以及中國支持俄國等因素的影響，故將與中國有著更多的衝突；但另一方面，在經濟需求的考量之下，這些國家也將與中國有著更多的合作。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推論其實表示的是，歐洲國家對中國採取了一個非常標準的「避險」行爲，這是歐洲各國在權衡「經濟機會」和「安全風險」之後的理性選擇。來自22個同時具有「歐盟」和「北約組織」會員國身分的歐洲國家從2005～2022年的經驗證據支持了本文的論點。

關鍵詞：中國、歐洲、北約組織、歐盟、俄國、避險

* * *

「歐洲國家渴望擴大和深化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同時繼續依賴美國提供國防支持……儘管近年來美、歐對中國的看法有所趨同，但仍不完全相同，歐洲國家不太可能像冷戰期間的西歐國家那樣對中國採取堅定的立場。」
——Maher and Schöfer (2023, 207)

壹、緒論

冷戰期間共產世界和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對立，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有所和緩，然而，這個和緩的氣氛在2012年蘇、中兩國強勢領導人的上台之後，開始出現明顯的轉變。2012年5月，普丁（Vladimir Putin）在大選中獲勝，第三次出任俄國的總統；2012年11月，習近平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並在2013年3月當選為國家主席，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隨著普丁和習近平的上台，俄國和中國對外開始出現更加積極的作為，也讓世界政治的格局出現更明顯的大國地緣政治競爭的局面。2013年10月，中國推出「一帶一路」的全球戰略，2014年3月，俄國將原屬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併入版圖，2017年11月，美國的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提出「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並在2018年3月開始對中

國進行貿易戰，「歐—俄競爭」和「美—中競爭」的「新冷戰」態勢逐漸成形。

在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尚未爆發之前，即便雙方的政治體制有別，中國與歐洲一直維持著穩定的關係。一方面，在經濟上，雙方的產品彼此之間具有互補關係，因此並不將對方視為貿易上的競爭對手（Silver, Huang, and Clancy 2022a），歐盟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僅次於東協國家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而中國一直以來也都是歐盟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¹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歐洲與中國距離遙遠，中國並不對歐洲國家造成安全上的威脅，再加上歐洲是中國所期待的未來「多極世界」中的其中一極，中國一直在等待美國霸權衰退之後其可運作空間更為寬廣的多極世界（Goldstein 2005），而歐洲與美國在很多議題上並不一定同氣連枝，這個事實也使中國將歐洲視為重要的戰略夥伴。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歐洲國家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近年來中國在歐洲地區的積極作為——特別是「一帶一路」的大張旗鼓——開始引發歐洲國家的警戒，2018年起美中關係在檯面上的撕裂，也使美國所領導的北約組織以及歐盟的本身更為注意中國的影響。2020年3月開始在美國和歐洲國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更讓美國和歐洲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達到了當時史上的低點（Silver, Huang, and Clancy 2022b）。2020年6月19日，美國國務卿彭佩奧（Mike Pompeo）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Copenhagen Democracy Summit）的視訊會議中，向歐盟國家提出警告表示，中國正積極透過經濟與網路假宣傳擴大影響力，每個國家都「應該要懷疑中國國有企業的每一筆投資」，並稱中國是威脅，美國和歐盟須共同抵抗（Pompeo 2020）。2019年12月，北約組織在倫敦峰會中，首次將中國的影響和國際政策列為重要議題，會後也在公報中的第6點稱中國「同時呈現出我們作為聯盟所需要共同解決的機遇與挑戰」（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9）。2021年6月，北約組織在布魯塞爾峰會後的公報中，進一步在第55點將中國定義為是一個「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及與（北約組織）聯盟安全相關的領域構成系統性挑戰」的國家（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1），並在此後每一年的

¹ 在2020年和2021年，由於疫情的影響，中國超越美國，一度成為歐盟的最大貿易夥伴，但在2022年之後，美國又超越中國，奪回歐盟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

公報之中都重申這一點。而在歐盟方面，「習近平統治下日益增強的威權主義和市場扭曲行為徹底侵蝕了歐洲長期以來的希望」（Wieringen 2022, 1），歐盟在2019年3月所公布的《歐中關係：戰略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中，對中國的看法也變得更加強勢，根據不同的議題領域，歐盟同時將中國定義為「合作夥伴」（在安全、氣候和多邊主義方面）；「經濟競爭者」（在產業政策、市場准入和創新方面）；以及「系統性的對手」（在引導國際治理的規範方面）（European Commission 2019）。2023年4月，在歐洲議會大會中，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外交首長波瑞爾（Josep Borrell）都強調了臺海和平是歐中關係的關鍵，認為歐盟在2019年提出的對中戰略需要因應時勢更新，以因應中國更為強勢的作為，馮德萊恩在會議中並重申了歐盟對中國「去風險化」（de-risking）的四大經濟戰略，²會議的最後，歐盟執委會副主席杜姆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強調，成功的對中政策，取決於歐盟的團結（田習如 2023）。不論是北約組織或是歐盟，近年來都開始呼籲各成員國團結一致，以因應中國所帶來的挑戰。

雖然歐盟或是歐洲整體來說是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如果將其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分開來看，歐洲各國相對於俄國、中國和美國來說，事實上都是中、小型國家。再加上，北約組織和歐盟雖然有著集體的安全政策與外交政策，但是各國仍然可以自由地與中國發展其雙邊關係，也使中國有對歐洲國家「各個擊破」（divided and conquer）的空間（Agrawal 2024; Chan 2024; Fehér 2024）。例如，即便在歐盟試圖重新調整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的情況之下，即便歐盟的領頭羊德國和法國分別才在其前一年所公布的國家安全文件中提到要注意中國的影響，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和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都紛紛在2022年和2023年出訪中國會見習近平，以為本國尋求更多的經濟機會。近年來，在中美競爭、歐俄競爭的大格局之下，研究中、小型國家在兩強之間「抗衡、避險、扈從」的文獻取得了許多的

² 這四大經濟戰略為：（一）強化歐洲自身經濟的競爭力和韌性；（二）更勇敢地善用現有的貿易「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來對抗外國經濟脅迫的政策；（三）為一些關鍵領域開發新的防禦工具，例如立法授權歐洲執行委員會審查歐洲企業涉及軍事等關鍵技術的對外投資案；（四）與其他國際夥伴例如G7、G20和其他地區的合作夥伴保持團結一致（von der Leyen 2023）。

進展，然而，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與相關文獻所討論的「夾處於兩強競爭之間」的前提條件又有所不同，過去研究「抗衡、避險、扈從」的文獻所發現的重要因素，是否能夠持續解釋歐中關係？還是說，在不同的前提條件下，解釋歐中關係的因素也因此而與文獻中發現的重要因素有所不同？這就成爲極具理論潛力的研究問題。

本文認爲，由於地理距離遙遠、有集體安全體系保護、以及中國從未對歐洲國家造成直接的安全威脅等等理由，影響「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的主要因素，因此就與「影響亞太地區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的因素有所不同。對歐洲國家來說，他們最重要的安全問題就是與俄國之間的關係，再加上「俄國對歐洲各國的安全威脅日益明顯」且「中俄之間的合作關係日益緊密」的事實，因此對於歐洲國家來說，他們與俄國之間的關係就成爲影響他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的重要影響因素：與俄國在外交利益上的歧異程度愈大的歐洲國家，由於民主與人權的價值觀、美國的呼籲，以及中國支持俄國等因素的影響，故將與中國有著更多的衝突；但另一方面，在經濟需求的考量之下，這些國家也將與中國有著更多的合作。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推論其實表示的是，歐洲國家對中國採取了一個非常標準的「避險」行爲，這是歐洲各國在權衡「經濟機會」和「安全風險」之後的理性選擇。來自22個同時具有「歐盟」和「北約組織」會員國身分的歐洲國家從2005～2022年的經驗證據支持了本文的論點。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本文先回顧近年來歐中關係的發展，接著再說明文獻中的不足之處以及本文的論點，並推導出本文的待測假設。第三節說明本文的研究設計，並呈現經驗資料的分析結果。最後第四節的結論將討論本文的發現對於「避險」相關文獻的可能貢獻。

貳、中歐關係的演變、相關文獻及其不足之處，以及本文的論點

本節的主要內容有三。首先，本節簡單回顧中歐關係的演變，特別是在北約組織和歐盟和中國之間的互動上面，其目的在於強調，雖然「北約組織」和「歐盟」形塑了其會員國的安全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大方向，但歐洲各國仍有足夠的空間去發展其與中國之間的雙邊關係。接著，本節回顧文獻中對歐中關係

的各種解釋，並討論其不足之處與本文可能的貢獻。最後，本文根據相關理論的建議提出本文的論點。

一、中歐關係的演變

（一）北約組織與中國的關係

北約組織和中國都是在1949年時成立，從成立以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大致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因為中國對蘇聯「一面倒」使得北約組織對中國出現隔離與敵對（1949～1972年）、因為共同對抗蘇聯的需要使中國和北約組織出現戰略合作（1972～1989年）、因為蘇聯解體加上西方與中國意識形態的差異使得中國成為北約組織的政治對手（1989年至21世紀初），以及在2001年的911事件後由於反恐合作的需要使北約組織與中國展開積極的接觸與對話（2002～2020年）（Yi and Yang 2023）。在冷戰期間，北約組織的主要目的是在防堵蘇聯的擴散，而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北約組織的政策和行動逐漸從歐洲和大西洋地區延伸至中東、中亞和亞太地區，與中國也有了更多的利益糾葛。

北約組織所著重的安全重點議題，可以從其大約每十年公布一次的「戰略概念」（Strategic Concept）之中看出端倪。從冷戰結束後至今，北約組織分別在1991年、1999年、2010年以及2022年公布了四次「戰略概念」，其中前面三次都未提及中國，而是把重點放在俄國上面。然而，在近年來快速惡化的中美關係的影響之下，中國也成為北約組織的議題之一（Haroche and Quencez 2022; Herold et al. 2022）。2021年6月，北約組織在總部布魯塞爾召開峰會，在會後所發布的公報（*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的第55點中指出，「中國曾表明過的各種雄心與強勢作為，對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各種與北約成員國有關的安全領域，構成系統性的挑戰」（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1）。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中國幾乎是唯一一個不願意將俄國的軍事行動定義為是侵略行為而且甚至還在背後支持俄國的大國。2022年6月，北約組織在馬德里峰會中，公布了新版的「戰略概念」，除了持續將俄國列為安全威脅之外，更是在其第13點中指出，「中國曾表明過的各種雄心和強制性的政策挑戰了我們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中國使用了大範圍的政治、

經濟和軍事工具來增加它在全球的足跡與軍事投送能力，同時對其戰略、意圖和建軍的資訊維持不透明。中國各種惡意的混合戰術與網路攻擊行爲，以及各種對抗性的言論和假消息，都是針對北約的盟國與盟國安全而來。中國試圖控制關鍵技術和工業部門，還有關鍵基礎設施、戰略物資以及供應鏈。它利用其經濟影響力來建立戰略依賴關係並增強其影響力。它在太空、網路和海域方面都力圖顛覆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中國與俄國之間正在逐漸深化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及他們彼此相互增強的削弱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各種嘗試，違背了我們的價值觀和利益」（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2）。除了首次在「戰略概念」中提及中國之外，北約組織該年的峰會也破例首次邀請了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等四個非位處於歐洲地區、也非爲北約組織成員國的亞太國家與會，以因應俄國和中國所帶來的安全挑戰。2023年7月，在北約組織維爾紐斯峰會期間，日本和韓國分別和北約組織簽署「個別針對性夥伴關係計畫」（Individually Tailored Partnership Programmes, ITPP），替代並將雙方原本已有的「個別夥伴合作計畫」（Individual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Programme）提升到新的高度，澳洲和紐西蘭進一步與北約組織加強合作（斯洋 2023）。不少分析認爲，近年來，在美國的推動之下，「亞洲版北約」已成爲美國抑制中國崛起的工具之一，然而美國的這個舉動，除了在亞太夥伴國中引發爭議之外（謝守真 2024），北約組織各國對於到底應該對於中國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也充滿歧見（Holslag 2019），主要原因在於，與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不同，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有著更多的共同利益，特別是在經貿合作、中東穩定、核不擴散、網絡空間等等傳統安全的議題上，以及在維護多邊主義、應對氣候變化和提供國際公共財等等非傳統安全的議題上，而且許多歐洲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也希望脫離北約組織的桎梏而實現戰略上的自主（Chacho 2014; Yi and Yang 2023, 35），正如一份歐洲智庫的報告所說，「不應對（北約組織）所有的27個成員國都一致遵循布魯塞爾的指示抱有幻想」（Seaman et al. 2022, 9）。總結來說，北約組織雖然在「應該要集體應對一個崛起的中國」的這件事情上已經有了基本的共識，但在諸多的內、外挑戰下，其對於具體到底應該要對中國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在其內部卻有著諸多的爭議（Heisbourg 2020; Binnendijk and Hamilton 2024）。

（二）歐盟與中國的關係

從1948年開始，歷經多次的進展，歐盟在1993年11月1日《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生效後正式成立，而歐盟與中國之間正式關係的建立可回溯到其前身「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的時候，其在1975年時與中國正式建交，並在其後陸續與中國簽訂各項經貿合作協定，1988年10月，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在北京設立代表團，與中國實現全面建交。1989年6月，「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歐洲共同體12國通過七項對中國的制裁措施。1990年10月，歐洲理事會決議取消對中國的制裁，恢復與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上的正常關係，唯當時的歐洲共同體12國仍將維持禁止向中國出售武器的措施。³1993年11月，歐盟正式成立。1995年7月，歐盟執委會提出第一份中國政策文件「對中歐關係的長期政策」（*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是歐盟歷史上首次公布中國政策方針，歐盟認為必須與中國發展長期性關係，以反映中國在世界和區域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1998年3月，歐盟執委會提出第二份中國政策文件「與中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指出五點努力方向：（1）進一步將中國納入國際社群；（2）支持中國司法改革朝向開放性法治國家；（3）加強中國在國際經濟體制的融合程度；（4）加強對中國財政的援助與義務；（5）改善歐盟在中國的重要性和地位。2001年5月，歐盟執委會提出第三份中國政策文件「歐盟對中國的戰略：1998年公報的執行情況及使歐盟政策更有效的未來步驟」（*EU Strategy Towards China: Implementation of 1998 Communication and Future Steps for a More Effective EU Policy*），指明了歐盟為了進一步促進歐中關係的發展而要在短期和中期之內實現的目標。⁴在整個1990年代，歐盟積極地試圖恢復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³ 但事實上，當時各國的對中軍火禁運措施比較像是一種政治聲明，除了沒有實際上的法律效力之外，也沒有對「軍火」的意義和範圍做清楚的定義，以至於許多軍用設備、可被用於軍事或民事產品的兩用物資，和其他一些雖然不受禁令控制但可以被用於中國武器系統或武器生產流程的相關物資，仍舊持續從各國輸入中國，有助於中國軍工產業的現代化。相關討論可參見德國之聲中文網（2019）。

⁴ 關於歐盟和中國在2005年之前的關係演變，參見吳志中（2005）和郭秋慶（2005）；關於歐盟和中國近年來的關係演變，參見湯紹成（2015）和張台麟（2024）。

對於歐盟各種積極的中國政策，中國也作出正面的回應。1998年，中、歐建立「面向21世紀的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並開始每年舉辦「歐盟—中國高峰會議」，建立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機制。2001年，中、歐建立「全面夥伴關係」。2003年，中、歐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接著，中國政府分別在2003年、2014年和2018年先後發表了三份歐盟政策文件，敘述了其對歐盟政策的大方向，多次強調中、歐之間不存在根本性的戰略利益衝突，雖然雙方對於某些議題的看法有所分歧，但中、歐之間的共同利益遠大於這些分歧，彼此之間應不斷相互對話、了解與合作。2012年，中國與中、東歐16國建立了中國與16國領導人的定期正式會晤機制，稱為「16+1領導人會晤」，在2012～2019年的這段期間年年舉辦。2013年，中、歐雙方共同制訂《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歐盟重申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則重申支持歐盟的一體化。總結來說，歐、中關係在2010年初期達到高峰，在2010年中期以前，歐盟與中國之間雖然不乏衝突的議題與體制競爭，但仍保持穩定的合作（蘇卓馨 2022）。

然而，在2010年中期以後，歐盟與中國之間的關係開始走下坡。首先是歐、中之間各種經濟上的衝突開始出現，中國各種非市場機制作為，例如進入中國市場的限制，以及對歐洲的企業缺乏互惠性的對等待遇等等，引起歐洲各國的不滿。接著，對5G通訊系統安全性、COVID-19的疫情對歐洲造成的衝擊、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中國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權爭議，以及中國對俄國入侵烏克蘭的立場，在在都促使歐盟開始重新思考其對中國的政策（Brinza et al. 2024, 1）。2020年12月30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歐盟高峰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和法國總統馬克宏共同宣布如期完成長達7年、經過35輪談判、用以取代25項歐盟成員國與中國的雙邊投資協定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並將在各國完成各自內部的批准程序之後生效，然而，因為中國在新疆爆發人權爭議，歐洲議會在2021年5月20日通過凍結該協定的批准程序。除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風波之外，前述歐盟在2019年3月所公布的《歐中關係：戰略展望》，以及2023年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對中國「去風險化」政

策，也在在都是歐洲重新調整其對中關係的證明。

即便歐盟作為整體有其一致的對中政策，然而實際上，歐盟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雙邊關係卻有著極大的差異，這個差異可從歐洲著名的智庫「歐洲的智庫：中國研究網」（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每年所發布的年度報告中清楚地看出。

2021年4月，該智庫發表2021年的研究報告〈中國在歐洲的軟實力：在艱難的時刻陷入困境〉（*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 Falling on Hard Times*），報告發現，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國在新疆和香港的爭議，以及日益加劇的中美競爭，都比中國的軟實力經營要更大地影響了歐洲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歐盟也愈來愈警惕由中國的地緣政治野心所帶來的風險，而作為回應，中國政府在歐洲的宣傳也變得越來越主動，甚至具有攻擊性。報告也指出，中國的軟實力在歐盟國家的影響可以分為四組，有些國家並不關注中國且中國對其也並不積極經營（奧地利、匈牙利、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在有些國家中國積極經營軟實力以挽救惡化的形象（義大利、希臘）、在有些國家人民對於中國的正面看法開始下降且中國也已開始警惕（德國、拉脫維亞、荷蘭、羅馬尼亞、西班牙、英國），而在一些國家中國的形象已如自由落體般急墜（捷克、丹麥、法國、瑞典）（Dams, Martin, and Kranenburg 2022）。

2022年4月，該智庫發表2022年的研究報告〈歐洲對中國關係中的經濟依賴：感知與實際之間的權衡〉（*Dependence i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eighing Perceptions and Reality*），報告指出，歐洲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可以分為四種情況：第一種是人民和國家都高度關注其對中國經濟依賴的問題且已反映在國家的政策上（丹麥、法國、德國、立陶宛、荷蘭），第二種是人民雖然關注這個問題但尚未反映在國家的政策上（奧地利、克羅埃西亞、捷克、西班牙、瑞典、英國），第三種是人民並不關注對中經濟依賴的問題但國家已在相關政策上做出反應（比利時、芬蘭、波蘭、羅馬尼亞），第四種是不論是有意的或是無意的，人民和國家都很少討論對中經濟依賴的問題（希臘、拉脫維亞、葡萄牙）（Seaman et al. 2022）。

2023年7月，該智庫發表2023年的研究報告〈從對中策略到完全沒有策略：探討歐洲方法的多樣性〉（*From a China Strategy to No Strategy at All*

Exploring the Diversity of European Approaches），其中指出，已有20個歐洲國家以及歐盟本身對中國的看法愈來愈具戰略性，但卻只有7個國家（挪威、荷蘭、瑞典、歐盟、芬蘭、瑞士、德國）有提出正式的戰略文件，其他國家雖然尚未有單獨的中國戰略文件，但已各自在其印太戰略和安全戰略中納入中國議題，只有3個國家（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還未從戰略的角度提及中國。此外，歐盟和11個國家的政府已經建立對中國議題的跨部會資訊協調機制，亦有16個歐盟國家已完成監管外來直接投資的立法。其中，荷蘭和立陶宛最聚焦在對中國經濟去風險化，且對中關係的政治性也較高；而葡萄牙及匈牙利則是最想要與中國深化經濟連結，且對中關係的政治性也較低（Bartsch et al. 2023）。

2024年6月，該智庫發表2024年的研究報告〈歐洲各國對歐洲對中國去風險政策的看法〉（*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urope's De-risking from China*），討論歐洲在2023年3月提出對中國「去風險」政策之後各國的回應情況。報告發現，「對中國去風險政策」的早期提倡者有7國（捷克、丹麥、法國、義大利、立陶宛、荷蘭、英國），背書跟隨者有6國（比利時、芬蘭、拉脫維亞、波蘭、羅馬尼亞、瑞典），謹慎跟進者有8國（奧地利、保加利亞、德國、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只有1國（匈牙利）明顯反對這個對中國「去風險」的政策（Andersson et al. 2024）。

2025年6月，該智庫發表2025年的研究報告〈追求戰略自主？歐洲在美中競爭中的應對〉（*Quest for Strategic Autonomy? Europe Grapples with the US-China Rivalry*），討論歐洲22個國家如何應對美中競爭，特別是在川普2.0的期間。研究發現，在「與中國脫鉤的經濟成本」和「不配合美國的政治成本」的雙重考量下，歐洲各國的因應態度可以概括為「對美國的不信任感增加」、「對中國的重新接觸更加謹慎和有選擇性」，以及「追求戰略自主的意願增強」等三大趨勢，即便各國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歐洲各國在安全、經濟和科技等關鍵領域中都開始試圖降低對外部強權的依賴（Esteban et al. 2025）。

總結來說，隨著中國關鍵科技能力的增強以及各國對中國經濟依賴的增加，歐盟雖然在近年來試圖尋找一個共同的對中政策來因應美中競爭和歐俄競爭的局面，但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仍然有明顯的差異，各國仍然努力在歐盟

的大架構下取得「經濟機會」和「風險管控」之間的平衡。

二、研究歐中關係的相關文獻及本文可能的貢獻

對於近年來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相關研究大多將討論的重點聚焦在兩大重點：一個是中國「一帶一路」或是其他經濟交往對於各國所帶來的影響；另一個是中國是否透過各種「經濟手腕」（economic statecraft）來將歐洲「各個擊破」，據以分化歐洲各國的團結。例如，Pepermans（2018）分析中國「16+1」和「一帶一路」倡議在中、東歐的可能影響，發現「中國的承諾」與「中國實際在地主國所創造的經濟成效」兩者之間差距甚遠，中國在中、東歐並不是透過禁運或關稅等傳統的經濟威壓（economic coercion）手段來以不對稱的貿易關係作為政治的槓桿，而是試圖讓中東歐16國相信「一帶一路」和「16+1」的經濟前景，再加上中國透過文化活動和高層外交所增強的軟實力，以此增強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Pavličević（2018）以塞爾維亞為案例，分析歐洲國家對中國「16+1」所可能帶來的「經濟機會」與「安全威脅」的看法是否屬實，發現不論是樂觀的「機會」或是悲觀的「威脅」都是誇大其辭；蘇卓馨（2019）分析了中國和歐盟在中、東歐地區的競爭，發現中、東歐國家並沒有因為中國經濟力量的滲透而改變了他們原本就向歐盟市場傾斜的關係；Khaze and Wang（2021）研究中國對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和北馬其頓4國的經營是否影響到他們加入歐盟的進程，發現中國在4國的經濟經營雖然有進展，但仍屬有限，歐盟仍然是這些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和貿易夥伴，難以影響4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Garlick and Qin（2023）分析歐洲學者和中國學者對於「16+1」合作的影響的看法，發現兩者都各有其嚴重偏頗之處；薛健吾（2023）發現，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的分析架構，似乎能夠解釋俄烏戰爭爆發後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變化：「在地理上直接面對俄國威脅或是在地緣政治上將俄國定位為安全威脅的國家，如英國、德國、波蘭以及絕大多數的中歐和東歐國家，大幅減少了與中國之間的合作；因為地理位置而不直接面對俄國威脅或是在地緣政治上並不將俄國定位為安全威脅、且與中國之間有著一定程度的經貿往來的國家，如法國、西班牙、低地國家（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北歐國家（芬蘭、瑞典、挪威）以及那些原本就因為與歐盟不睦而比較親近俄國的國家（匈牙利、希臘、克羅埃西亞），就依然維持著與中國之間的合作關係」（薛健吾 2023, 33-34）；Zeng（2024）研究中國對新加入歐盟和未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的投資、貿易和援助行為，發現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各種經濟往來並沒有顯著地隨著各國加入歐盟的情況而改變，特別是在援助的部分，中國的援助明顯是根據地主國的經濟需要而分配；卓忠宏（2024）研究2013～2023這十年之間歐盟與中國關係的變化，發現歐盟先是對中國採取了一方面交往、一方面防範的「避險」策略，而在2019年後逐漸對中國採取在柔性議題上合作或是對抗的「軟性制衡」策略；Gabriel and Schmelcher（2018）分析了2025年時歐盟與中國關係的可能進展，認為歐中關係取決於五大因素的進展：第一，歐盟自身的凝聚力（歐盟各國是更為團結還是更為懷疑歐盟）、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及其自我對於全球角色的定位（中國是追求全球領導還是追求狹隘的國家利益）、歐盟的外交與安全政策（歐盟各國透過歐盟形成一致的外交政策還是各自追求自己的外交政策）、能源技術創新的領導權（是歐盟的技術引領市場還是中國的技術引領市場），以及「中國、美國和歐盟之間的三角關係」（是美中共同領導世界而歐盟被忽略、還是歐盟夾處在美中競爭的壓力之間、還是美中歐三方共同領導世界而俄國被孤立，還是中國重返孤立主義而中國取代美國留下的全球權力真空），是影響未來歐中關係的五大趨動力。

一般來說，文獻探討的目的是指出過去的研究的不足之處，然後說明本文可以補足的地方。雖然過去對於歐中關係的研究頗為豐富，本文也並不否認這些研究對於研究的對象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確實具有豐富的了解，唯過去的文獻大多集中討論「某一個」或是「某一些」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較少從一個「比較」的角度來討論是否有什麼系統性的因素能夠通則化地解釋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進行比較，即便我們知道單一國家或是少數某幾個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變化，我們也無法知道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所謂的「變好」或是「變差」，到底「變多好」或是「變多差」。例如，即便我們在近年來看到義大利因為國內政局的變化而對於中國的態度有所改變，特別是義大利的梅洛尼（Giorgia Meloni）政府在2023年12月時明確

地對中國表示將在2024年3月終止與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的合作（Mazzocco and Palazzi 2023），看起來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是處在低點，然而，從歐洲國家整體來看，義大利仍然是歐洲地區與中國關係最為密切的國家之一，除了兩國在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上仍關係密切之外，不僅義大利企業暨製造部部長厄爾索（Adolfo Urso）在2024年7月初訪問中國，希望與中國建立長期的夥伴關係（Mancini and Vanuzzo 2024），而且義大利總理梅洛尼也隨即在7月底訪問中國，誓言重啓與中國的關係和更多的經濟合作（Mancini 2024; da Silva and Pelham 2024）。除了義大利之外，事實上，如前所述，在俄烏戰爭發生之後，德國總理蕭茲分別先後在2022年11月和2024年4月兩次訪中，法國總統馬克宏也在2023年4月訪中，兩者都希望透過訪中來爭取中國的投資與貿易，以及打入中國的市場，德國和法國普遍被認為是美國在歐洲的重要安全伙伴，而且兩國領導人的訪中也發生在兩國公布其安全戰略報告（且都在報告中指出中國是世界秩序的破壞者）之後，從這些事實可見，歐洲國家大多都努力地在平衡與中國交往的「機會」與「風險」，因此若要更具體地衡量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以及探討是哪些因素將對歐中關係帶來重要的影響，我們都需要更清楚的測量與比較。本文的目的，即在於探討是否有什麼系統性的因素，能夠解釋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關係。

三、本文的論點：歐洲國家透過俄國來看中國

一般來說，在討論一個區域中的中、小型國家與某一個大國之間的關係時，若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則文獻中通常以「抗衡、避險、扈從」的角度去討論（Wu 2017）。過去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亞太國家」（Ross 2006; Chung 2009; Chen and Yang 2013; Shambaugh 2018）和「中東歐國家與歐亞國家」（吳玉山 1998a；1998b；薛健吾 2016；2020；楊三億 2017；2023）這兩組案例上面，其原因在於，這兩組國家分別位處在「美中競爭」與「歐俄競爭」之間，因此在有一個大國可以依靠的情況之下，哪些因素影響了這些國家在兩強之間「抗衡、避險、扈從」的選擇就成為研究的重點。

然而，過去研究位處在兩強競爭之中的中、小國家「抗衡、避險、扈從」的研究，在解釋歐洲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上，就有著明顯不足的地方。其主要原

因在於，對歐洲國家來說，中國的地緣位置遙遠，因此除了並不在歐洲與歐盟或是北約組織構成「兩強競爭」的格局之外，其本身也遠非歐洲國家在安全上的直接威脅，因此對於歐洲國家來說，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是在兩強之間「抗衡、避險、扈從」的三選一的問題。⁵如果是這樣的話，又是否有其他系統性的因素可以解釋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呢？

本文認為，根據歐洲各國近年來應對俄國與中國的經驗，再加上「避險」相關理論的建議，可以發現，對於歐洲各國來說，由於中國距離遙遠，並不構成安全威脅，且他們與中國之間的互動主要是建立在經濟關係上，因此中國議題普遍不是歐洲各國在政壇上的主要議題；反之，歐洲各國與俄國從冷戰結束以來就存在著各種千絲萬縷的安全糾葛，特別是在北約的數次東擴之下，歐俄之間的安全困境更趨嚴峻，這個安全問題更直接導致了2014年和2022年兩次俄烏戰爭的爆發，與俄國之間的安全問題才是歐洲各國在安全議題上的重要考量。近年來，隨著歐俄安全困境的升高，再加上中美競爭浮上檯面，在美國和北約組織的壓力下，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開始在因應共同的外部威脅之下急遽升溫。如同薛健吾（2022；2023）所發現的那樣，對許多歐洲國家來說，他們是透過「他們與俄國之間的關係」來評估「中國對他們的影響」，這個態度清楚地展現在歐洲各國近年來的各種政策上。

接下來，本文依次說明近年來「俄國如何帶給歐洲國家安全壓力」、「中俄關係如何升溫」以及「歐洲各國對此如何回應」這三大局勢的發展，並據此提出本文的論點。

首先是在近年來俄國對歐洲各國所帶來的安全壓力上。冷戰結束後，歐盟

⁵ 「避險」一般來說有狹義和廣義兩種不同的定義：狹義的「避險」指的是一個介於「抗衡或扈從」之間的選項；廣義的「避險」指的是針對各種不確定性的多元應對策略（Haacke 2019）。對於「避險」的定義持狹義看法者，有Goh（2005）、Kuik（2008）、Jackson（2014）、蔡明彥和張凱銘（2015）、Koga（2018）和Giorciari and Haacke（2019）等人，這也是「避險」在學術研究中較為主流的定義；對於「避險」的定義持廣義看法者，則有Tessman（2012）和Haacke（2019）。本文在這一地方所說的「避險」，指的是介於「抗衡或扈從」之間的狹義的「避險」。從本段之後，接下來本文的主要論點所指涉的，皆為廣義的「避險」，意指對於歐洲各國來說，中國並不是他們在安全問題上真的需要去「抗衡或扈從」的對象，而是必須要去應付各種各樣經濟和安全議題的不確定性所做的各種增加獲利和減少損失的行為。

和北約組織進行了數次的擴張，特別是1999年、2004年和2009年北約組織的三輪東擴，促使俄國在普丁鞏固其統治之後就開始了與西方國家的對抗。其中，又以2004年的第二次東擴對俄國的安全威脅最為嚴重，在該次東擴中，北約組織納入了包括波羅地海三國之內的7個會員國，使得北約組織的成員國直接與俄國接壤，俄國也對此提出強烈的抗議，許多評論認為，北約組織的該次東擴摧毀了俄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互信，徹底改變了冷戰後東方、西方和解的氣氛（林添貴譯 2020, 104-112），此後俄國隨著其經濟的復甦，開始更積極地與西方國家進行地緣政治的對抗。在2010年代，俄國對歐洲國家帶來的安全威脅，以2014年併吞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和發生在烏東的數次局部性戰役為代表，但遠不僅於此。隨著資訊科技和社群媒體影響力的進展，俄國開始被許多歐洲國家指控，其對於國內重要基礎設施和機構進行了網路攻擊，⁶各國也指控俄國利用社群媒體和假新聞對歐洲國家進行所謂的「認知作戰」，試圖影響選舉、分化社會、削弱歐洲內部的團結（Popescu and Secieru 2018）。更直接的是，俄國在波羅的海和黑海進行了多次大型軍事演習，特別是2017年9月的「西方-2017」（Zapad 2017）軍事演習，模擬了對北約組織會員國的攻擊，中國也派遣了最先進的導彈驅逐艦參加，更加劇歐洲國家的安全擔憂（馬庫斯 2017；BBC NEWS中文 2017），與此同時，俄國的軍機和軍艦也多次在北約的領空和領海進行挑釁，引發了多次的攔截和對峙，⁷這些行為都增加了歐洲各國對俄國可能採取更具侵略性的軍事行動的恐懼。除了對烏克蘭的攻擊、網路威脅和軍演之外，作為歐洲天然氣的主要供應國，俄國也多次威脅切斷對烏克蘭和其他東歐國家的天然氣供應，透過能源的供應來對歐洲國家施加壓力，這也導致了圍繞在「北溪1號」（Nord Stream 1）和「北溪2號」（Nord Stream 2）兩條天然氣管線上的諸多爭議。俄國也被指控支持和資助歐洲各國國內的極右翼政治勢力和反民主的領導人，特別是那些反對歐盟、北約組織和親西方的政黨，例如法國的「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義大利的「北方聯盟」（Lega）、奧地利的「奧地利自由黨」

⁶ 比較近期的重大新聞有Jones（2024）、Wong and Mao（2024）等等。

⁷ 比較近期的重大事件可參見世界日報（2024）。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和荷蘭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等等，助長歐洲各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反建制的傾向，試圖削弱歐盟和北約組織國家內部的團結，特別是在他們的對俄政策上，以增強其在歐洲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Butt and Byman 2020; Diesen 2020)。⁸此外，俄國從2015年開始也積極介入敘利亞的內戰，在地中海地區建立了更強大的軍事影響力，該內戰所引發的大規模難民潮湧入歐洲，進一步加劇了歐洲國家的社會和政治壓力，使得至少有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和希臘等6個國家在移民政策上與歐盟產生了公開的分歧(Wasserfallen and Woeffray 2024)。這些近年來俄國所帶給歐洲各國的安全壓力，從北約組織「戰略概念」內容的變化即可明顯看出：北約組織在2010年的「戰略概念」中，不僅未提到俄國，而且還在第16點明確說出「北約組織並不把任何國家當作敵人」(NATO 2010)；但是，在2022年「戰略概念」的第8點中卻已明確指出，「俄國是對盟國安全以及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最重大且直接的威脅」(NATO 2022)。

接著是在近年來中國與俄國關係的快速升溫上。早從中共建政之初，中蘇關係就是中國的首要外交重點。雖然中蘇之間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時曾出現破裂，但在1980年代後期，在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和鄧小平的努力下，雙方快速修好，並在冷戰結束後開始逐步恢復制度化的合作，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在需要共同面對美國所領導的單極體系的戰略需求之下，中俄關係就開始出現明顯的升溫(Nathan and Scobell 2012, 85-88)。1991年5月，江澤民出訪蘇聯與戈巴契夫會面，雙方簽署《中蘇國界東段協定》，解決了97%的東段邊界爭議；1992年12月，楊尚昆與俄國總統葉爾辛會面，簽署《關於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宣布雙方「相互視為友好國家」；1996年，中俄兩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在2011年升級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4年俄國併吞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之後，中國又在2019

⁸ 近期的發展是2024年6月歐洲議會的選舉結果，極右派共計拿下約25%的席次(187個席位)，創下歐洲議會史上的新高，許多分析認為，這個結果將有利於中、俄兩國在歐洲議會創造破口，影響未來歐洲的政策走向，參見王秋燕(2024)。

年將其升級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年，中俄兩國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11年，中俄將「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3年，在2014年俄烏衝突發生之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訪問莫斯科，在演說中形容中俄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更是最好的一組大國關係」（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2013）。此外，俄國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最大的軍事武器輸入國。⁹也就是說，事實上在2010年代，甚至是2014年的俄烏衝突發生之前，中俄之間的關係就已經相當友好且密切，只是當時俄國對於歐洲的安全威脅尚未正式浮上檯面，因此中俄之間的友好關係也就沒有那麼受到西方國家的注意。

2014年的俄烏戰爭，可以說是西方國家對俄國的軍事威脅和俄中之間的緊密關係開始更加重視的分水嶺。雖然中、俄兩國從2002年就開始了常態化的聯合軍事演習合作，但從2016年開始，兩國的聯合軍事演習不僅規模更大，而且還將地點擴大到歐洲地區和遠東地區的海域，在歐洲和亞洲都帶來了軍事上的緊張局面（BBC NEWS中文 2017；BBC NEWS中文 2018）。2021年1月，中國外長王毅在受訪時稱「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新華網 2021），同月，俄國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也表示「中俄協作永無止境」。2021年3月，王毅再稱「中俄合作不封頂」（劉燕婷 2023）。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即便烏克蘭從1991年獨立以來就是中國的重要盟友、且在2011年與中國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但中國選擇支持俄國的立場，成為世界上少數不譴責俄國侵略行為的國家。2023年3月，習近平和普丁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俄視彼此為優先合作夥伴。具體而言，近年來中、俄之間的緊密合作主要是展現在以下幾點上：參與中國「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計畫、新天然氣管道的合作共建、俄國對中國天然氣和石油的出口貿易增加、兩國每年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俄國對中國出售先進武器與系統、中

⁹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在2024年3月所發布的報告「2023年國際武器轉移趨勢報告」（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23）所顯示，在2019～2023年間，俄國是僅次於美國和法國的全球第三大武器出口國，其所出口的武器有21%是賣往中國，而在同一段時間，中國是全球第10大武器進口國，其所進口的武器有77%是來自俄國（SIRPI 2023）。

國對俄國提供關鍵技術與資源、中國在俄烏戰爭中對俄國的外交支持與後勤支持、兩國在5G數位基礎設施和電子支付與金融系統上的合作等等。隨著西方國家對俄國與中國的壓力增加，中俄關係也在相符的國家利益之下愈趨緊密，正如前挪威駐北京經濟參事榮英格（Jo Inge Bekkevold）所指出，當前的中、俄兩國地緣政治利益相近、經濟聯繫牢固、意識形態契合、領導人關係良好，兼之還有完善的制度化聯絡管道，短期之內，中、俄兩國沒有分裂的理由（Bekkevold 2024）。

在「俄國對歐洲各國的安全威脅日益明顯」且「中俄之間的合作關係日益緊密」的背景之下，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開始產生變化。然而，如前所述，對歐洲各國來說，中國因為距離遙遠，對歐洲各國並不構成直接的安全威脅，故歐洲各國與中國的互動主要還是建立在經貿關係上，在中國已經成為歐洲各國的重要貿易夥伴和投資來源的情況之下，對各國來說，配合美國和北約組織的警告去縮減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並不符合各國的經濟利益，因此，各國在與中國之間的「經濟機會」和「安全風險」上的取捨，就取決於歐洲各國與它們最重要的安全威脅——俄國——的雙邊關係。此時，國際關係文獻中的「利益平衡理論」（balance of interest），在解釋歐洲各國與中國的關係上，提供了我們很好的參考。

現實主義理論假定國際政治是無政府狀態，因此生存和安全就成為各國最重要的國家利益，在這個邏輯下，「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國家傾向於抗衡權力較大的國家（Waltz 1979），「威脅平衡理論」認為國家傾向於抗衡威脅較大的國家（Walt 1985）。有別於前兩者的看法，「利益平衡理論」認為，各國因為權力地位不同，因此追求的利益也不相同，所以對某些國家來說，「抗衡」強者以追求安全並不是重點，「扈從」強者以獲取各種利益和資源的行為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選擇（Schweller 1994），Sweeney and Fritz（2004）也發現，國家抗衡的是「不相容的利益」而不是「權力」，因此國家傾向於和與自己的利益較為相似的國家結盟，去對抗與自己的利益較不相似的國家。考量到歐洲國家有集體安全體系的保障，因此在安全有依靠的情況之下，對歐洲各國來說，「利益平衡」的考量，應會大過於假定國家最重要的利益是生存和安全的「權力平衡」或是「威脅平衡」的考量。根據「利益平衡理論」的建議，歐

洲各國與俄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相似程度，將影響到各國對俄國「抗衡或扈從」的程度。

那麼，歐洲各國對俄國「抗衡或扈從」的程度，又如何影響到他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呢？本文認為，若比較「與俄國比較親近的歐洲國家」和那些「與俄國比較不親近的歐洲國家」近年來與中國的互動情況，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別。

在近年來與俄國之間的關係比較親近的歐洲國家的部分，比較明顯的例子是匈牙利、希臘和保加利亞等國家。這些國家是歐盟內少數公開地不支持對俄國採取進一步經濟制裁的國家，在近年來積極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支持中歐之間的貿易和基礎建設合作，即便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在能源上也仍然維持依賴俄國天然氣的方針。這些在外交政策的利益上與俄國較為相近的國家，較少與中國發生衝突，也與中國維持著穩定的合作。

反之，近年來與俄國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張的歐洲國家，如波羅地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瑞典、挪威、丹麥、芬蘭，以及歐洲的大國如英國、法國和德國等等，他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就開始出現了比較微妙的發展。本文認為，至少有兩個方向相反的模式可以從他們與中國的互動中觀察出來。一方面，與俄國的關係比較緊張的國家，通常也是民主程度和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國家，也因此這些國家更為關注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爭議，也比較勇於對中國的人權爭議表達譴責；再者，與俄國的關係比較緊張的國家，也因為它們通常與美國的關係比較接近，較為願意配合美國近年以來對於提防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投資審查和資訊安全的呼籲，因此在這些人權議題和經濟安全問題上就會與中國發生比較多的衝突事件；此外，這些與俄國的關係比較緊張的國家，在俄烏戰爭中也願意對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支持，例如在聯合國大會中投票支持譴責俄國的侵略行為、減低對俄國天然氣的依賴、提供資金和武器援助烏克蘭等等，與其他與俄國較為親近的國家比較起來，也愈願意指出與譴責中國在戰爭期間各種支持俄國的行為。作為還擊，中國往往也會在這些國家的指謫之後，在言語上或是實際行動上予以回應和反擊。因此，這些國家就會因為上述的各種情況而與中國之間出現更多的衝突事件。據此，若本文的預期為真，以下的第一個假設應能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

假設一：與俄國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歧異程度愈大的歐洲國家，愈可能與中國有更多的衝突。

但另一方面，對這些與俄國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張的國家來說，除了中國的人權爭議問題、美國呼籲注意中國的影響的問題，以及中國支持俄國的問題之外，這些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正如前述中國在其官方文件中所形容的那樣——並沒有根本性的利益衝突，更重要的是，中國也同時是他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在歐洲國家近年來的經濟成長普遍趨緩的情況之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和中國廣大的市場，更是這些歐洲國家的重要經濟成長來源，因此在近年來歐洲國家出現的現象是，這些與俄國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張的國家，在因為前述的問題而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同時，它們也將努力修補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努力爭取在中國的經濟機會，前面所述之各國的領導人對於中國的出訪和釋出善意，就是最為明顯的例子。因此，在這個爭取在中國的經濟機會的考量之下，以下的第二個假設應該也能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

假設二：與俄國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歧異程度愈大的歐洲國家，愈可能與中國有更多的合作。

至此，本文從前面的討論中得到了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假設：與俄國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歧異程度愈大的歐洲國家，將會與中國有著更多的衝突，但與此同時，也會與中國有著更多的合作。為什麼這個看似完全相反的現象可以同時存在呢？本文認為，根據相關理論的建議，若本文的這兩個假設為真，那麼歐洲國家很可能就是對中國採取了一個非常標準的「避險」策略。Kuik（2008, 165）指出，對於中、小型國家來說，由於大國競爭結果的不確定性和所帶來的風險都太高，因此如果該國沒有立即的外在威脅、國際局勢沒有明確的意識型態對立，而且大國之間尚未演變到你死我活的敵對狀態的話，那麼小國就有選擇「避險」政策的空間，而所謂的「避險」政策，就是國家「在高度不確定性和高度風險的情勢中，同時採取兩種相反方向的各種相互抵銷的策略」（Kuik 2008, 163），希望在安全合作上最大化他們的外部關係的同時，也最小化地暴露在外環境的風險之中。¹⁰

¹⁰ 如前面的「註腳5」所述，在文獻中，「避險」的定義繁多，即便都是研究亞太國家，

據此，本文的自變數是「俄國與各國之間的外交歧異程度」，透過「俄國帶來的安全壓力、中俄之間的緊密關係，以及歐洲各國透過中國來對俄國進行避險」的這三個因果機制，來對「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這個依變數帶來影響。在下一節中，本文將檢視經驗資料是否能夠支持本文的這兩個假設，看看歐洲國家是否在俄國的影響之下對中國採取了一個「避險」的作為。

參、研究設計與經驗資料分析

一、依變數與統計模型

本文的樣本空間為同時具有「歐盟」和「北約組織」會員國身分的歐洲國家，統計資料涵蓋的時間從北約組織在冷戰後第二次東擴的第二年2005年開始，截至依變數資料的最新可得時間2022年為止。在這一段為期18年的分析時間中，歐洲地區同時具有「歐盟」和「北約組織」會員國身分的國家共有22國。這22個同時為歐盟和北約組織會員國的國家為：英國（2020年時退出歐盟）、比利時、克羅埃西亞（2013年時加入歐盟）、丹麥、法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希臘、德國、西班牙、捷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2007年時加入歐盟）、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2007年時加入歐盟）、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關於歐洲國家與歐盟、北約組織和中國所推動的各個多邊組織之間的會員關係，可參見本文的附表1。

但不同的學者都會根據他們各自想要在其研究中所凸顯的重點來採取他們自己對於「避險」的定義。其中，Roy（2005）對「避險」的定義「經濟靠一個大國，安全靠另一個大國」最廣為人知，而另一個也廣為人知的定義是郭清水（Kuik 2008, 163）所說的「同時採取兩種相反方向的各種相互抵銷的策略」。有別於Roy（2005）希望凸顯的是安全和經濟分開的「避險」特色，郭清水（2008）希望凸顯的地方則是，他研究的對象國馬來西亞不管是在經濟上或是在安全上都會有「雖然依靠某國，但有時候也會與該國起衝突」的這個相互矛盾的「避險」特色。由於歐洲國家比較沒有亞太國家這種「經濟靠一國，安全靠另一國」的現象，因此本文在此採用郭清水（2008）的定義，比較能夠符合歐洲國家在外交政策上實際運作的情況，這一點本文在最後的結論中將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本文的假設預期的依變數是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關係。在目前可得的資料中，對於歐洲與中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關係的資訊最為豐富的資料來源，當屬著名的大數據資料庫「整合危機早期預警系統」（the Integrated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以下簡稱：ICEWS）。該資料庫是由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和知名的航天航太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所合作建置。ICEWS利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技術，使用電腦讀取每天被各大國際媒體所報導出來的新聞，接著再根據國際關係研究中在分析事件資料時所普遍被採用的「衝突與調解事件觀察」（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 CAMEO）分析架構（Gerner and Schrodtt 2008），判讀出各個被報導出來的事件是屬於兩國之間在何種方面（例如經濟、軍事、外交、司法等等）的合作或是衝突（ICEWS 2024）。ICEWS資料庫提供了我們關於全球任兩個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的豐富資訊。根據ICEWS資料庫所提供的資料裡面的資訊，本文計算出歐洲各國每一年與中國之間所發生的合作與衝突的事件的次數，作為本文的依變數。在本文分析的2005～2022年的這段期間之中，關於中國與歐洲各國之間曾經出現過的合作與衝突之事件種類與次數分配，請參見本文附表2和附表3的統計。

在統計模型的選擇上面，由於本文的依變數是屬於「次數」（count）的性質，且本文的資料是來自於22個歐洲國家從2005～2022年的跨國跨年資料（panel data），因此本文使用加上國家固定效果（country fixed-effects）¹¹的負二項計數迴歸模型（negative binomial count regression model）來估計本文的依變數。¹²最後，本文依照使用跨國跨年資料的相關文獻中的一種普遍的處理

¹¹ 「國家固定效果」意指假定每一個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有著不同的起始值（有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較好或是較密切，有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較差或是較不密切），以符合歐洲各國的實際情況。事實上，本文也測試過使用「國家隨機效果」（country random-effects）的統計模型，統計的結果本文的自變數的顯著性同樣都符合本文假設的預期。

¹² 由於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發生合作與衝突次數的數量差距頗大（一般來說，歐洲的大國比歐洲的小國與中國有著更多的合作與更多的衝突，這也是稍後本文在統計模型中將會控制該國的經濟規模大小的原因），因此本文使用假定各國與中國的合作與衝突次數的平均數和變異數都不相同的「負二項迴歸模型」來進行估計，這個模型會比使

方式，使用依變數在下一個年度的取值來作為本文實際估計的依變數，以顯示本文所說的原因（本文的解釋變數和其他解釋和控制變數）在時間上確實是發生在本文所說的結果（本文的依變數）之前的，並且再放入依變數在這一年的取值以稍微緩解資料中可能存在的時間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的影響。¹³

二、解釋變數

本文的主要解釋變數就是「各國與俄國在外交政策上的歧異程度」。這個變數在國際關係的相關研究中有一個被廣泛接受和採用的測量方式，就是「各國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該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與俄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兩者之間的距離愈遠，表示該國與俄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共同利益愈少、衝突之處愈多，兩者在外交政策上的歧異就愈大。本文採用Bailey et al.（2017）等人的資料，他們根據各國每年在聯合國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中的數十到上百個議案的投票結果，以「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為錨點，計算出各國和俄國與這個錨點的距離（理論上，這個距離的最小值可以是0，表示該國該年完全支持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最大值可以是6，表示該國該年完全不支持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再把兩者相減，就可以得到各國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在本文所使用的2005～2022年這段期間的資料中，美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平均位置為2.64，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平均位置為0.00，中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平均位置為-0.62，而在歐洲國家中，外交政策理想點與俄國最接近的國家是希臘（平均距離0.91）、葡萄牙（平均距離0.97）和西班牙（平均距離0.99），外交政策理想點與俄國最遠離的國家為英國（平均距離1.67）、法國（平均距離1.47）和捷克（平均距離1.20）。¹⁴

用假定平均數和變異數在各國都是均勻分布的「泊松迴歸模型」（Poisson regression model）要來得更加合理。

¹³ 對於在模型中納入「依變數在這一年的取值」的處理方式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緩解「時間自我相關」所造成的估計誤差，在學術上仍然有爭議，但仍然被認為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之下一個可以接受的處理方式（Achen 2000; Keele and Kelly 2006; Wilkins 2018），也是在相關文獻中常見的作法。

¹⁴ 關於歐洲各國與中國的合作與衝突的次數，以及它們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三、其他解釋變數與控制變數

本文在統計模型中也納入以下幾組的其他解釋變數與控制變數，除了顯示本文的自變數對依變數的解釋力並不亞於其他文獻中認為的重要變數之外，也一併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干擾。

第一組變數是該國基本的政治經濟狀況。包含「該國該年的經濟規模」、¹⁵「該國該年的發展程度」，¹⁶以及「該國該年的民主程度」。¹⁷

第二組變數是各種該國與中國之間的政經關係，以確認在控制這些可能的影響歐中關係的因素之後，本文的自變數仍然對於歐中關係有顯著的影響。包含「該國該年對中國貿易依賴的程度」、¹⁸「該國該年被中國貿易依賴的程度」，¹⁹以及「該國該年與中國在外交政策理想點上的距離」。²⁰

第三組變數是國際局勢的變化。包含「是否為COVID-19的疫情期間」、²¹「是否為川普主政期間」、²²「該國該年與美國在外交政策理想點上的距離」，²³以及「是否為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²⁴以及「是否為習近平的

可參見附圖1。

¹⁵ 以該國的GDP來衡量，並且取對數以滿足常態分佈。各國GDP的數據取自World Bank (2024)。

¹⁶ 以該國的人均GDP來衡量，並且取對數以滿足常態分佈。各國人均GDP的數據取自World Bank (2024)。

¹⁷ 以國際知名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每年所評定的該國的「自由分數」(Freedom Score)來衡量。資料來源為Freedom House (2024)。

¹⁸ 為該國該年與中國的貿易額除以該國的GDP。貿易額的資料來源為UN Comtrade (2024)。

¹⁹ 為該國該年與中國的貿易額除以中國的GDP。貿易額的資料來源為UN Comtrade (2024)。

²⁰ 為Bailey et al. (2017)根據各國每一年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行為計算得出。各國之間外交政策理想點距離的資料來源為Voeten et al. (2009)。

²¹ 為一個二元變數(dummy variable)，如果是2020年及以後則編碼為1，如果是2019年及以前則編碼為0。

²² 為一個二元變數，在川普擔任美國總統的4年(2017~2020年)期間編碼為1，其他年度則編碼為0。

²³ 資料來源為Voeten et al. (2009)。

²⁴ 為一個二元變數，在習近平擔任中國領導人的第一任期間(2013~2017年)編碼為1，其他年度則編碼為0。

第二個任期」。²⁵

四、統計分析

下面的表1是本文統計分析的結果。本文的總樣本數即為22個國家跨幅18個年度再減去一個年度的樣本，再扣掉有幾個國家是在2005年以後才加入歐盟或是北約組織的那幾個年度的樣本，以及英國脫離歐盟之後的樣本，²⁶故總觀察值的數量為366個，觀察值中並無任何遺漏值。為了使統計分析的結果更容易解讀，本文已經把表1統計模型中的係數都轉換為「事件發生率比率」（incidence-rate ratio），其解讀的方式為「自變數每增加一個單位，依變數會增加（如果係數大於1）或是減少（如果係數小於1）多少個百分比」。

表1 22個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關係，2005～2022年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依變數] (下一個年度的取值)	與中國的 衝突次數	與中國的 衝突次數	與中國的 合作次數	與中國的 合作次數
依變數 (今年的取值)	1.007*** (0.002)	1.004*** (0.002)	1.002*** (0.000)	1.001*** (0.000)
[解釋變數]				
該國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3.775*** (1.523)	4.674*** (2.461)	1.717* (0.509)	2.489*** (0.833)
[其他解釋變數與控制變數]				
該國的經濟規模 (logged GDP)		1.451*** (0.185)		1.047 (0.080)
該國的發展程度 (logged GDP pc)		1.801*		0.908

²⁵ 為一個二元變數，在習近平擔任中國領導人的第二任期間（2018～2022年）編碼為1，其他年度則編碼為0。

²⁶ 因為依變數是取下一個年度的取值，所以在進行分析的時候就會失去第一年（2005年）的觀察值。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0.574)		(0.134)
該國的民主程度		0.971		1.029
		(0.118)		(0.081)
該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0.905*		0.922**
		(0.051)		(0.032)
中國對該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0.975		1.317
		(0.247)		(0.221)
該國與中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0.673		1.036
		(0.247)		(0.250)
是否為 COVID-19 的疫情期間 (2020~2022)		0.856		1.005
		(0.180)		(0.175)
是否為川普主政期間 (2017~2020)		0.871		0.986
		(0.164)		(0.131)
該國與美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0.368**		0.787*
		(0.163)		(0.111)
是否為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 (2013~2017)		1.056		1.317**
		(0.196)		(0.150)
是否為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 (2018~2022)		2.596***		1.037
		(0.746)		(0.209)
常數	0.162***	0.001**	0.731	1.664
	(0.075)	(0.003)	(0.233)	(2.586)
Log-likelihood	-704.724	-662.028	-1583.673	-1571.021
Chi-squared	65.374	156.874	42.943	71.004
Probability > Chi-squared	0.000	0.000	0.000	0.000
國家數	22	22	22	22
樣本數	366	366	366	366

說明：係數為「事件發生率比率」，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誤，*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模型一」和「模型二」檢證本文的「假設一」。「模型一」先顯示不納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的結果，以顯示本文的解釋變數的影響力和顯著性是相對穩固的，並不會敏感地受到納入其他變數之後的影響；「模型二」則是顯示納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的結果。兩個模型都顯示，歐洲各國「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愈遠，則他們與中國的衝突次數也將愈多，且本文的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相當地穩固，並不受到加入各種控制變數的影響。根據比較完整的「模型二」的係數，歐洲各國與俄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距離每增加1個單位，則他們與中國之間的衝突次數將增加367%之多。

「模型三」和「模型四」檢證本文的「假設二」。「模型三」先顯示不納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的結果，以顯示本文的解釋變數的影響力和顯著性是相對穩固的，並不會敏感地受到納入其他變數之後的影響；「模型四」則是顯示納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的結果。兩個模型都顯示，歐洲各國「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愈遠，則他們與中國的合作次數也將愈多，且本文的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相當地穩固，並不受到加入各種控制變數的影響。根據比較完整的「模型四」的係數，歐洲各國與俄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距離每增加1個單位，則他們與中國之間的合作次數將增加149%之多。

總和來說，統計的結果顯示，如本文的論點和兩個假設所預期，對歐洲國家來說，他們「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對他們與中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關係確實具有顯著的系統性影響：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愈遠的歐洲國家，將與中國有著更多的衝突，但與此同時，也將與中國有著更多的合作。統計的結果支持了本文的兩個假設。²⁷

在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的結果方面，有幾個變數也出現了統計上的顯著性。第一，經濟規模愈大的國家，愈可能與中國有更多的衝突（經濟規模每增加1個單位，與中國出現衝突的次數將增加45%），也就是說，歐洲的大

²⁷ 由於每年各國與中國之間發生衝突或是合作的次數可能也會隨著他們在前一年與中國的互動關係而有所改變，而且各個歐洲國家與俄國之間的衝突和合作次數彼此之間也有不小的差異（參見附表3），因此本文也試過以「各國與俄國的衝突和合作次數進行標準化處理之後的數值」作為依變數進行敏感性測試，其結果顯示，本文自變數的顯著性並未出現明顯的改變。這個敏感性測試的結果請參見本文的附表4。

國（如英、法、德、義）跟歐洲的小國比較起來，愈可能與中國出現衝突的行為。第二，發展程度愈高的歐洲國家，愈可能與中國有更多的衝突（發展程度每增加1個單位，與中國出現衝突的次數將增加80%），這可能跟這些最注重民主和人權的歐洲國家最經常在口頭上譴責中國的人權爭議有關。第三，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愈高的國家，愈可能與中國出現更少的衝突與更少的合作（與中國的貿易額占該國GDP的百分比每增加1個%，該國與中國出現衝突的次數將減少約10%，與中國出現合作的次數將減少約8%）。第四，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愈遠的歐洲國家，愈可能與中國出現更少的衝突與更少的合作（與美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每增加1個單位，與中國出現衝突的次數將減少63%，與中國出現合作的次數將減少21%），這個發現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支持了本文的論點，因為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愈遠的歐洲國家，也就是那些比較親近俄國的歐洲國家，在比較不需要糾結與中國之間的「經濟機會」與「安全風險」的情況之下，他們對中國的實際衝突和合作需求也就比較少。最後，歐洲各國在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時（2013～2017）與中國有著較多的合作（合作次數比起胡錦濤時期和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時多出32%），在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時（2018～2022）與中國有著較多的衝突（衝突次數比起胡錦濤時期和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時多出160%），這個事實也符合我們對於近年來歐中關係變化的認知。總結來說，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的統計結果，也支持了不少我們過去對於歐中關係的理解。

肆、結論

近年來，隨著歐俄競爭和中美競爭的態勢出現，北約組織和歐盟也重新審視了它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雖然兩者對於中國都有其官方的立場，然而在實際上，各個成員國仍有相當大的自由空間來決定它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這也使中國對歐洲各國「各個擊破」的現象成為近年來被關注的議題。由於過去研究歐中關係的文獻大多著重於這兩個國際組織與中國的關係，或是某些歐洲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對於是否有什麼系統性的因素會影響到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較少，據此，本文的目的，即在於探討是否有什麼系統性的因素

會影響到那些同時具有「北約組織」和「歐盟」這兩個國際組織的會員國身分的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根據理論的建議與近年來的局勢發展，本文認為，由於歐、中之間的距離遙遠，中國對歐洲並不構成直接的局勢安全威脅，再加上「俄國對歐洲各國的安全威脅日益明顯」且「中俄之間的合作關係日益緊密」的事實，因此對於歐洲國家來說，「它們與俄國之間的關係」就成為影響「它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的重要影響因素：與俄國在外交利益上的歧異程度愈大的歐洲國家，由於民主與人權的價值觀、美國的呼籲，以及中國支持俄國等因素的影響，故將與中國有著更多的衝突；但另一方面，在經濟需求的考量之下，這些國家也將與中國有著更多的合作。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推論其實表示的是，歐洲國家對中國採取了一個非常標準的「避險」行為，這是歐洲各國在權衡「經濟機會」和「安全風險」之後的理性選擇。

本文的論點與發現，對於研究歐中關係的文獻至少可以提供兩個新的貢獻。第一，正如本文在文獻探討中所指出的，過去的文獻通常關注於某一個或是某一些歐洲國家，甚少從一個通則性的角度來探討有哪些系統性的因素會對歐中關係產生影響，本文的論點部分地補上了文獻中的這個缺口。雖然深刻地去理解每一個不同的歐洲國家如何形成對其中政策的各種原因有其重要的價值，但通則性論點的重要性在於，一來，通則性的理論為這些國家建立了比較的基準，如此我們對於某些國家特別偏離群體的行為（例如，為什麼同樣都是歐盟和北約組織國家，有的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就明顯比較多）就能夠進一步去探討其原因，二來，通則性的論點也滿足了學術研究中對於新理論的建立和檢證既有理論的解釋力的需求。第二，過去討論歐洲國家與中國關係的文獻，通常關注於歐洲各國對於中國的各種「態度」的相對高低結果，例如本文在文獻探討中所提及的「歐洲的智庫：中國研究網」每年所發布的年度報告，但卻甚少指出影響到這些結果的原因是什麼，以及這個對中國不同的「態度」是否真的影響到它們實際上對中國的合作與衝突「行為」，本文的發現也對此提供了一個補充。

如果本文的發現指出了歐洲國家的對中關係具有「避險」的特色的話，那麼這個發現對於「避險」的相關文獻可能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解。如本文在文獻探討的部分所述，過去討論中、小國家「避險」政策的研究，大多將焦點聚

焦於位處於兩強競爭之間的「東協國家」，然而，對於面對俄國的歐洲國家來說，其時空背景條件與東協國家至少有兩個重大的不同：第一，與東協國家「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條件不同，俄國雖然是某些歐洲國家的安全威脅來源，但並不是歐洲國家的主要經濟來源，雖然俄國確實是某些歐洲國家的主要能源來源，但這些歐洲國家也能夠從挪威、阿爾及利亞、卡達和美國等國家取得能源；第二，與東協國家夾處於中、美「兩強」之間的條件不同，歐洲國家並沒有直接夾處於「兩強」之間的情況，東協國家的「避險」主要是在中、美兩國之間的政策選擇，考量的是把雞蛋放在美、中這兩個不同的籃子，但歐洲國家能夠「避險」的對象國家就比東協國家來得多元許多，美國、俄國、中國等等具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可能是它們放雞蛋的籃子。對歐洲國家來說，中國距離遙遠，也並未直接帶來安全上的威脅，因此它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既不直接處在兩強競爭的格局，而且那些對中國比較懷有戒心的歐洲國家，也沒有另一個大國可以讓它們作為抗中的依靠。也就是說，歐洲這些中、小國家的對中關係的前提條件，與位處於兩強競爭之間的「東協國家」截然不同，因此，研究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某種程度上也能夠幫助我們找到研究中、小國家對大國的「避險」行為的另一個「適用範圍條件」（scope conditions）。本文的發現，凸顯出不同的「適用範圍條件」（東協國家處於「兩強競爭」的體系，而歐洲國家處於一個類似「多強競爭」的體系）如何使歐洲國家和東協國家的「避險」作為有所不同，透過相關理論的建議與各國實際運作的經驗，本文發現，在多強競爭下，「透過與某一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來評估另一國的威脅性」，可能是一個充滿潛力的研究方向，是未來在研究中、小型國家的「避險」策略時一個可供著手的出發點。

（收件：113年11月6日，接受：114年5月7日）

附錄

附表1 歐洲各國與歐盟、北約組織和中國的各個多邊組織之間的關係（至2022年底）

只有加入NATO	同時加入 NATO和EU	只有加入EU	沒有加入EU 但使用歐元	都未加入 NATO和EU
(美國、加拿大)	比利時	愛爾蘭	安道爾	瑞士
冰島	丹麥	瑞典	摩納哥	列支敦斯登
挪威	法國	芬蘭	梵諦岡	白俄羅斯
英國	義大利	奧地利	聖馬利諾	烏克蘭
土耳其	盧森堡	賽普勒斯		摩爾多瓦
阿爾巴尼亞*	荷蘭	馬爾他		塞爾維亞*
蒙特內哥羅*	葡萄牙			波赫*
北馬其頓*	希臘*			喬治亞
	德國			亞美尼亞
	西班牙			亞塞拜然
	捷克*			以色列
	匈牙利*			
	波蘭*			
	保加利亞*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羅馬尼亞*			
	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			
	克羅埃西亞*			

- 說明：（1）英國在這段期間曾為歐盟成員，後在2020年1月退出歐盟。
- （2）國名有黑色框框的國家，表示其在這段期間有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
- （3）國名後方有*的國家，表示其在這段期間曾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的成員國，唯立陶宛（2021年3月）、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2022年8月）陸續退出。
- （4）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後，芬蘭和瑞典分別在2023年4月和2024年3月加入北約組織；北馬其頓、阿爾巴尼亞、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等4國都已在申請加入歐盟的談判程序之中；烏克蘭、喬治亞和摩爾多瓦等3國都開始進行緊急申請加入歐盟的程序；土耳其先前申請加入歐盟的程序因國內政局的變化目前處於停滯之中。

附表2 中國與歐洲各國在本文的分析期間（2005～2022年）所曾經發生過的事件種類及次數之總和

事件編號	事件名稱	該國對中國發起的次數	中國對該國發起的次數
20	提出未指定的呼籲或請求	578	429
21	未指定的物質合作呼籲	14	0
22	未指定的外交合作呼籲（如政策支持）	58	51
23	未指定的援助呼籲	3	4
24	未指定的政治改革呼籲	5	0
25	未指定的讓步呼籲	2	8
26	呼籲他人會面或談判	3	2
27	呼籲他人解決爭端	5	3
30	表達未指定的合作意向	238	619
31	表達未指定的物質合作意向	1	3
32	表達未指定的外交合作意向（如政策支持）	383	684
33	表達未指定的提供物質援助意向	10	11
35	表達未指定的讓步意向	1	1

事件 編號	事件名稱	該國對中國 發起的次數	中國對該國 發起的次數
36	表達會面或談判的意向	2,221	2,584
37	表達解決爭端的意向	23	52
38	表達接受調解的意向	2	0
39	表達調解的意向	2	0
40	未指定的諮詢	2,984	3,558
41	電話討論	412	149
42	進行訪問	3,727	4,034
43	接待訪問	330	123
44	在「第三方」地點會面	87	303
45	調解	0	1
46	進行談判	637	583
50	未指定的外交合作	306	623
51	讚揚或支持	591	612
52	口頭辯護	4	8
53	代表某人爭取支持	9	20
54	授予外交承認	39	16
55	道歉	16	1
57	簽署正式協議	348	511
60	未指定的物質合作	8	6
61	經濟合作	30	30
62	軍事合作	11	8
63	進行司法合作	6	0
64	共享情報或資訊	2	4
70	未指定的提供援助	17	23
71	提供經濟援助	17	21

事件編號	事件名稱	該國對中國發起的次數	中國對該國發起的次數
72	提供軍事援助	8	5
73	提供人道援助	21	19
74	提供軍事保護或維和	5	1
75	授予庇護	1	0
80	未指定的讓步	18	1
81	未指定的放寬行政制裁	3	0
85	放寬經濟制裁、抵制、禁運	8	3
90	未指定的調查	56	29
91	調查犯罪、腐敗	6	3
92	調查侵犯人權	1	0
100	未指定的要求	149	178
101	未指定的物質合作要求	5	0
102	未指定的外交合作要求（如政策支持）	25	34
106	要求會面、談判	12	1
108	要求調解	1	0
111	批評或譴責	392	443
112	未指定的指責	163	164
113	動員反對	5	2
114	正式抱怨	1	17
120	未指定的拒絕	90	161
124	未指定的拒絕讓步	2	2
125	拒絕會面、討論或談判的提議	27	25
127	拒絕解決爭端的計劃或協議	12	26
128	違抗規範、法律	8	4
129	否決	0	44

事件 編號	事件名稱	該國對中國 發起的次數	中國對該國 發起的次數
130	未指定的威脅	58	105
141	未指定的示威或集會	39	68
142	未指定的絕食抗議	1	1
143	未指定的罷工或抵制	4	0
145	未指定的暴力抗議、騷亂	5	6
150	未指定的展示軍事或警察力量	10	5
151	提高警戒狀態	2	4
152	提高軍事戒備狀態	3	0
153	動員或增加警察力量	0	2
154	動員或增加武裝力量	10	5
160	未指定的減少關係	37	24
161	減少或中斷外交關係	18	76
163	實施禁運、抵制或制裁	52	25
164	停止談判	8	20
170	未指定的強迫	0	11
171	未指定的沒收或損壞財產	0	1
172	未指定的實施行政制裁	11	6
173	逮捕、拘留或提起法律訴訟	60	51
174	驅逐或遣返個人	25	10
175	使用暴力鎮壓戰術	5	4
180	未指定的非常規暴力	8	33
181	綁架、劫持或劫持人質	1	2
182	未指定的身體攻擊	0	9
190	未指定的使用常規軍事力量	31	34
192	佔領領土	10	4

事件編號	事件名稱	該國對中國發起的次數	中國對該國發起的次數
193	使用輕武器和小型武器戰鬥	7	10
195	使用空中武器	1	0
211	呼籲經濟合作	11	2
213	呼籲司法合作	1	1
214	呼籲情報合作	7	1
231	呼籲經濟援助	4	0
233	呼籲人道援助	1	1
242	呼籲政策改變	2	1
243	呼籲權利	4	1
244	呼籲改變機構、政權	1	1
251	呼籲放寬行政制裁	10	2
253	呼籲釋放人員或財產	14	1
254	呼籲放寬經濟制裁、抵制或禁運	9	4
256	呼籲軍事衝突降級	1	1
311	表達經濟合作意向	28	49
312	表達軍事合作意向	2	3
313	表達司法合作意向	4	0
314	表達情報合作意向	1	2
331	表達提供經濟援助意向	9	7
332	表達提供軍事援助意向	5	4
333	表達提供人道援助意向	6	1
334	表達提供軍事保護或維和意向	2	2
342	表達政策改變意向	0	1
353	表達釋放人員或財產意向	3	2
354	表達放寬經濟制裁、抵制或禁運意向	3	0

事件 編號	事件名稱	該國對中國 發起的次數	中國對該國 發起的次數
356	表達軍事衝突降級意向	1	1
831	接受領導層變更要求	0	1
832	接受政策變更要求	5	1
833	接受權利要求	0	1
841	歸還、釋放人員	3	5
842	歸還、釋放財產	1	0
871	宣佈休戰、停火	4	5
874	軍事撤退或投降	6	5
1011	要求經濟合作	2	0
1014	要求情報合作	1	2
1042	要求政策改變	0	1
1043	要求權利	1	0
1051	要求放寬行政制裁	0	1
1056	要求軍事衝突降級	1	2
1121	指控犯罪、腐敗	3	0
1122	指控侵犯人權	15	4
1125	指控間諜、叛國	2	5
1211	拒絕經濟合作	0	3
1213	拒絕司法合作	0	3
1244	拒絕放寬經濟制裁、抵制或禁運	1	0
1312	威脅實施制裁、抵制、禁運	0	1
1313	威脅減少或中斷關係	2	0
1412	示威要求政策改變	1	0
1621	減少或停止經濟援助	2	5
1622	減少或停止軍事援助	2	1

事件編號	事件名稱	該國對中國發起的次數	中國對該國發起的次數
1711	沒收財產	2	4
1721	限制政治自由	2	6
1722	禁止政黨或政治人物	0	2
1821	性侵	4	3
1822	拷打	0	9
1823	物理攻擊致死	0	3

資料來源：ICEWS（2024）。

附表3 中國與歐洲各國在本文的分析期間（2005～2022年）所曾經發生過的衝突與合作事件次數之總和

國家	事件	中國對該國發起的次數	該國對中國發起的次數
英國（2005～2019年） （2020年脫離歐盟）	合作次數	4,042	2,319
	衝突次數	442	263
荷蘭	合作次數	244	236
	衝突次數	17	23
比利時	合作次數	976	357
	衝突次數	80	34
盧森堡	合作次數	28	107
	衝突次數	0	3
法國	合作次數	1,832	2,623
	衝突次數	241	282
西班牙	合作次數	569	587
	衝突次數	48	69
葡萄牙	合作次數	259	606
	衝突次數	4	15
德國	合作次數	2,351	2,789
	衝突次數	219	162

國家	事件	中國對該國發起的次數	該國對中國發起的次數
波蘭	合作次數	324	339
	衝突次數	18	43
匈牙利	合作次數	293	274
	衝突次數	7	17
捷克	合作次數	559	416
	衝突次數	63	29
斯洛伐克	合作次數	230	152
	衝突次數	9	5
義大利	合作次數	1,089	505
	衝突次數	84	25
克羅埃西亞（2013～2022年） （2013年加入歐盟）	合作次數	164	64
	衝突次數	0	2
斯洛維尼亞	合作次數	140	110
	衝突次數	4	12
希臘	合作次數	575	615
	衝突次數	15	6
保加利亞（2007～2022年） （2007年加入歐盟）	合作次數	217	168
	衝突次數	3	4
羅馬尼亞（2007～2022年） （2007年加入歐盟）	合作次數	316	154
	衝突次數	2	1
愛沙尼亞	合作次數	118	114
	衝突次數	6	3
拉脫維亞	合作次數	288	142
	衝突次數	11	5
立陶宛	合作次數	240	242
	衝突次數	134	28
丹麥	合作次數	287	206
	衝突次數	31	13

資料來源：ICEWS（2024）。

附表4 敏感性測試（以標準化之後的依變數重新估計的統計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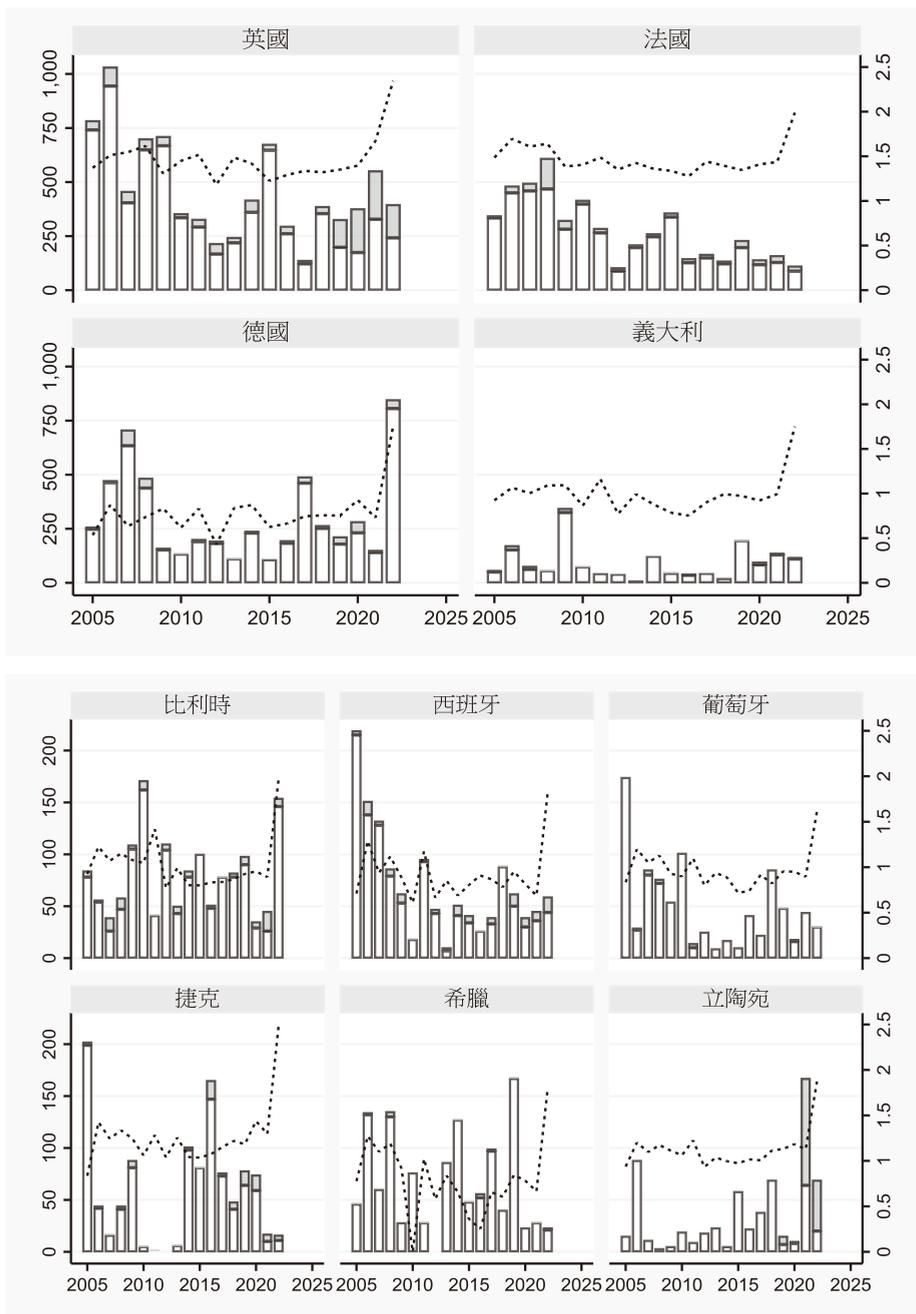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依變數]（下一個年度的取值）	與中國的 衝突次數 標準化後	與中國的 衝突次數 標準化後	與中國的 合作次數 標準化後	與中國的 合作次數 標準化後
依變數（今年的取值）	1.064 (0.060)	1.006 (0.056)	1.147** (0.059)	1.074 (0.057)
[解釋變數]				
該國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3.077* (1.449)	4.181** (2.265)	1.648 (0.724)	3.605* (1.872)
[其他解釋變數與控制變數]				
該國的經濟規模（logged GDP）		0.372 (0.208)		0.328* (0.178)
該國的發展程度（logged GDP pc）		3.305 (3.216)		1.662 (1.560)
該國的民主程度		0.933 (0.111)		0.909 (0.104)
該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0.947 (0.048)		0.911 (0.044)
中國對該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1.503 (0.604)		1.350 (0.522)
該國與中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0.465* (0.164)		0.857 (0.291)
是否為COVID-19的疫情期間 （2020~2022）		1.069 (0.250)		1.018 (0.230)
是否為川普主政期間 （2017~2020）		0.949 (0.179)		0.890 (0.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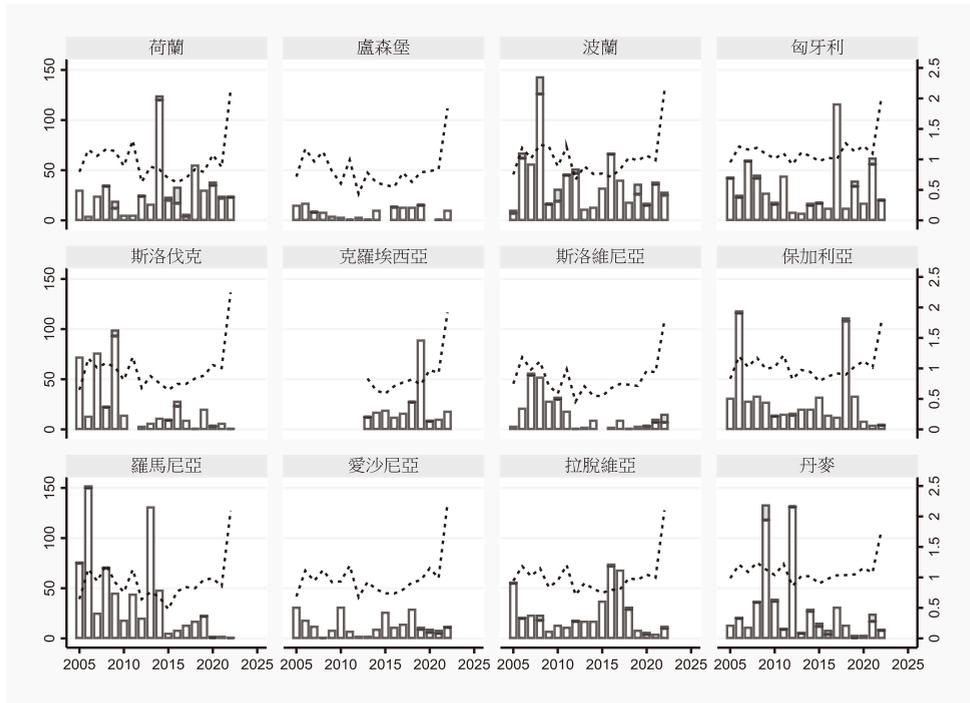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該國與美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0.575 (0.253)		0.439 (0.187)
是否為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 (2013~2017)		0.987 (0.176)		1.433* (0.246)
是否為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 (2018~2022)		1.913* (0.566)		1.204 (0.342)
常數	0.305* (0.155)	29.110 (218.434)	0.563 (0.266)	312926.417 (2.255e+06)
Log-likelihood	-510.995	-491.021	-491.621	-476.658
國家數	22	22	22	22
樣本數	366	366	366	366

說明：(1) 係數為「事件發生率比率」，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誤，*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 (2) 本文的依變數使用的是「事件資料」(event data)，在方法論的文獻中，對於事件資料應該要用「計次(count)的方式」來估計(如本文的作法)，或是用「比率(ratio)的方式」來估計(如計算衝突或是合作的事件占所有互動次數的百分比)，一直都有爭論。再加上，在進行這些不同的估計處理之前，是否應該要先將資料「標準化」(standardize)以去除各國之間或是各個年度之間的差異等各種干擾因素的影響，也未有定論。為了表示本文的結論並不受到不同估計方式的影響，本文在這邊也附上以「比率」的方式來估計的結果。本文以每一個國家的panel為單位，計算出該國與中國在這18年間(2005~2022年)衝突/合作次數的「平均次數」和「標準差」，並將「該國各年與中國的衝突/合作次數」減去「該國在這18年與中國衝突/合作次數的平均數」之後的結果再除以這個標準差，計算得出標準化之後的數值作為依變數，然後使用country fixed-effects OLS對這個依變數進行估計，其結果如附表4。結果顯示，除了在未放入控制變數的Model 3之外，本文的自變數的係數在方向和顯著性上都能夠符合本文假設的預期。

附圖1 歐洲各國與中國的合作與衝突的次數以及他們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資料來源：ICEWS（2024）和Bailey et al.（2017）。

說明：長條的白色部分為「該國與中國的合作次數」，灰色部分為「該國與中國的衝突次數」，兩者皆對照左方Y軸的刻度。虛線為「該國與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對照右方Y軸的刻度。

Europe-China Relations Under the Logic of Hedging: How “Diplomatic Divergences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Shap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China”

Chien-Wu Alex Hsueh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hold dual membership in both NATO and EU. These countries, being among the most democratic and secure in Europe, are theoretically expected to adopt consistent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policies toward China in line with the official positions of these tw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shifts in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divisions within the EU on migration and economic issues, and security disagreements within NATO have brought China’s “divide and conquer” strategy in Europe to the forefront. Given their secure economic and security status, are there systemic factors that can explain the vary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European states and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geographic distanc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coupled with the absence of a direct security threat from China and the growing security threat posed by Russia — as well as the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make relations with Russia a key determinant of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 On the one hand, European countries whose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diverge more significantly from

those of Russia are likely to experience greater conflicts with China, driven by factors such as democratic and human rights values, cal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support for Russia.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these countries are also expected to engage in greate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is seemingly paradoxical outcome suggests that European states are engaging in a standard "hedging" strategy toward China, a rational choice balanc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security risk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22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dual EU and NATO membership from 2005 to 2022 supports this argument.

Keywords: China, Europe, NATO, EU, Russia, Hedging

參考文獻

- BBC NEWS中文，2017，〈中俄波羅的海展示利器 北約警惕中國海軍崛起〉，<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40657506>，查閱時間：2017/07/19。BBC News Zhong Wen. 2017. “Zhong e bo luo di hai zhan shi li qi bei yue jing ti zhong guo hai jun jue qi” [China and Russia Showcase Military Power in the Baltic Sea; NATO Wary of China’s Naval Rise]. (Accessed on July 19, 2017).
- BBC NEWS中文，2018，〈冷戰後俄最大規模軍演開始 中國稱「聯合戰役演習」〉，<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481126>，查閱時間：2018/09/11。BBC NEWS Zhong Wen. 2018. “Leng zhan hou e zui da gui mo jun yan kai shi zhong guo cheng ‘lian he zhan yi yan xi’” [Russia Launches Largest Military Drill Since the Cold War; China Calls It a “Joint Campaign Exercise”]. (Accessed on September 11, 2018).
-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3，〈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全文)〉，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查閱時間：2013/03/24。The Central Government Portal Website. 2013. “Guo jia zhu xi Xi Jin-ping zai mo si ke guo ji guan xi xue yuan de yan jiang (quan wen)” [President Xi Jin-ping’s Full Speech at the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3).
- 中央社，2022，〈法國公布「國家戰略報告」提及台海現況，視俄中為兩大「主要對手」〉，<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6284>，查閱時間：2022/11/10。CAN. 2022. “Fa guo gong bu ‘guo jia zhan lue bao gao’ ti ji tai hai xian zhuang, shi e zhong wei liang da ‘zhu yao dui shou’” [France Releases “National Strategic Report” Addressing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Labels Russia and China as Two Major “Main Rivals”]. (Accessed on November 10, 2022).
- 王秋燕，2024，〈歐洲議會極右勢力興起 有利中、俄取得破口影響未來政

- 策走向》，《菱傳媒》，<https://rwnews.tw/article.php?news=15940>，查閱時間：2024/06/17。Wang, Qiu-yan. 2024. “Ouz hou yi hui ji you shi li xing qi you li zhong, e qu de po kou ying xiang wei lai zheng ce zou xiang” [The Rise of Far-Right Force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 Strategic Opening for China and Russia to Influence Future Policy Directions]. *Ling Chuan Mei*. (Accessed on June 17, 2024).
- 田習如，2023，〈歐洲議會大會強調台海重要性 歐盟考慮調整對中戰略〉，《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304180339.aspx>，查閱時間：2023/04/18。Tian, Xi-ru. 2023. “Ou zhou yi hui da hui qiang diao tai hai zhong yao xing ou meng kao lu tiao zheng dui zhong zhan lue” [European Parliamen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aiwan Strait; EU Considers Adjusting Its China Strategy]. *CNA*. (Accessed on April 18, 2023).
- 世界日報，2024，〈繼波蘭後 北約又兩國：俄無人機屢侵犯領空〉，<https://udn.com/news/story/6809/8218349>，查閱時間：2024/06/17。World Journal. 2024. “Ji bo lan hou bei yue you liang guo: e wu ren ji lu qin fan ling kong” [After Poland, Two More NATO Countries Report Repeated Airspace Violations by Russian Drones]. (Accessed on September 10, 2024).
- 吳玉山，1997a，〈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選擇（上）〉，《問題與研究》，36（2）：1-32。Wu, Yu-shan. 1997a. “Kang heng huo hu chong: mian dui qiang lin shi de ce lue xuan ze (shang)”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Strategic Choices in Facing a Powerful Neighbor (Part I)]. *Wenti Yu Yanjiu*, 36 (2): 1-32. DOI: 10.30390/ISC.199702_36(2).0001
- 吳玉山，1997b，〈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選擇（下）〉，《問題與研究》，36（3）：61-80。Wu, Yu-shan. 1997b. “Kang heng huo hu chong: mian dui qiang lin shi de ce lue xuan ze (xi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Strategic Choices in Facing a Powerful Neighbor (Part II)]. *Wenti Yu Yanjiu*, 36 (3): 61-80. DOI:10.30390/ISC.199703_36(3).0003
- 吳志中，2005，〈二十一世紀歐盟與中國—外交關係之地緣政治展望〉，《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4）：91-121。Wu, Chih-chung. 2005. “Er shi

- yi shi ji ou meng yu zhong guo- wai jiao guan xi zhi di yuan zheng zhi zhan wang” [The EU 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 (4): 91-121.
- 林添貴譯，Michael Mandelbaum著，2020，《美國如何丟掉世界》，新北市：八旗文化。Lin, Tian-gui, trans., Michael Mandelbaum. 2020. *Mei guo ru he diu diao shi jie* [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Taipei City: Ba Qi Wen Hua.
- 林育立，2023，〈從首部國家安全戰略 看德國如何視北京為競爭者〉，《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306193001.aspx>，查閱時間：2023/06/19。Lin, Yu-li. 2023. “Cong shou bu guo jia an quan zhan lue kan de guo ru he shi beijing wei jing zheng zhe” [Germany’s Firs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Viewing Beijing as a Competitor]. *CAN*. (Accessed on June 19, 2023).
- 卓忠宏，2024，〈歐盟對中國政策的轉變：從避險走向柔性平衡（2013-2023）〉，《歐美研究》，54：（3）：475-523。Chuo, Chung-hung. 2024. “Ou meng dui zhong guo zheng ce de zhuan bian: cong bi xian zou xiang rou xing ping heng (2013-2023)”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s China Policy: From Hedging to Soft Balancing (2013-2023)]. *EurAmerica*, 54 (3): 475-523. DOI: 10.7015/JEAS.202409_54(3).0003
- 馬庫斯，2017，〈俄羅斯軍演「秀肌肉」 北約觀察普京劍指何方〉，《BBC NEWS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1340405>，查閱時間：2017/09/20。Ma ku si. 2017. “E luo si jun yan ‘xiu ji rou’ bei yue guan cha pu jing jian zhi he fang” [Russia’s Military Drills ‘Flex Muscles’ as NATO Watches Where Putin Aims]. *BBC Zhong Wen*.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17).
- 郭秋慶，2005，〈歐洲聯盟中國政策的形成與雙方存在的爭端〉，《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4）：123-145。Kuo, Chiu-ching. 2005. “Ou zhou lian meng zhong guo zheng ce de xing cheng yu shuang fang cun zai de zheng duan” [The 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s China Policy and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 (4): 123-145.

張台麟，2024，〈當前歐盟對中政策與歐中關係前景：從歐洲議會通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報告決議為焦點〉，《戰略安全研析》，185：63-73。Chang, Tai-lin. 2024. “Dang qian ou meng dui zhong zheng ce yu ou zhong guan xi qian jing: cong ou zhou yi hui tong guo ‘gong tong wai jiao ji an quan zheng ce’ bao gao jue yi wei jiao dian” [Current EU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EU-China Relations: Focusing o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Resolution on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Report].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185: 63-73. DOI: 10.30382/SSA.202404_(185).0006

湯紹成，2015，〈當前歐盟對中國政策—兼論對臺政策之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16（4）：1-70。Tang, Shao-cheng. 2015. “Dang qian ou meng dui zhong guo zheng ce- jian lun dui tai zheng ce zhi fen xi” [The Current EU Policy Toward China- with an Additional Analysis of Its Taiwan Policy]. *Prospect Quarterly*, 16 (4): 1-70.

斯洋，2023，〈北約為什麼要『東進亞太』？又將如何影響中國？〉，《美國之音VoA》，<https://www.voacantonese.com/a/nato-indo-pacific-china-20230713/7179430.html>，查閱時間：2023/07/14。Si Yang. 2023. “Bei yue wei shen me yao ‘dong jin ya tai’? you jiang ru he ying xiang zhong guo?” [Why Is NATO ‘Expanding Eastward into the Asia-Pacific,’ and How Will It Affect China?]. *Voice of America (VoA)*. (Accessed on July 14, 2023).

楊三億，2017，〈歐洲中小型國家安全政策：策略選擇與轉型〉，《問題與研究》，56（2）：31-66。Yang, San-yi. 2017. “Ou zhou zhong xiao xing guo jia an quan zheng ce: ce lue xuan ze yu zhuan xing” [Security Polici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uropean States: Strategic Choices and Transformation]. *Wenti Yu Yanjiu*, 56 (2): 31-66. DOI: 10.30390/ISC.201706_56(2).0002

楊三億，2023，〈中東歐國家的區域整合路徑：俄烏戰爭觀察〉，蘇宏達、張景安主編，《分裂的世界？21世紀全球區域化崛起》：121-153，台北：

聯經出版。Yang, San-yi. 2023. “Zhong dong ou guo jia de qu yu zheng he lu xian: e wu zhan zheng guan cha” [The Path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Observations from the Russia-Ukraine War]. In Su, Hong-da, Zhang Jing-an, eds., “Fen lie de shi jie? 21 shi ji quan qiu qu yu hua jue qi” [A Divided World? The Rise of Global Region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pp. 121-153.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蔡明彥、張凱銘，2015，〈「避險」戰略下大國互動模式之研究：以美中亞太戰略競合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16（3）：1-68。Tsai, Ming-yen and Chang, Kai-ming. 2015. “‘Bi xian’ zhan lue xia da guo hu dong mo shi zhi yan jiu: yi mei zhong ya tai zhan lue jing he wei li” [A Study on Major Power Interaction Patterns Under the ‘Hedging’ Strategy: The Case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Prospect Quarterly*, 16 (3): 1-68.

德國之聲中文網，2019，〈歐盟對華軍售禁令已成一紙空文？〉，<https://tw.news.yahoo.com/%E6%AD%90%E7%9B%9F%E5%B0%8D%E8%8F%AF%E8%BB%8D%E5%94%AE%E7%A6%81%E4%BB%A4%E5%B7%B2%E6%88%90-%E7%B4%99%E7%A9%BA%E6%96%87-121300550.html>，查閱時間：2019/03/12。Deutsche Welle Chinese. 2019. “Ou meng dui hua jun shou jin ling yi cheng yi zhi kong wen?” [Has the EU’s Arms Embargo on China Become an Empty Gesture?]. (Accessed on March 12, 2019).

劉燕婷，2023，〈解讀兩份中俄聯合聲明：習近平與普京如何定義「上不封頂」？〉，《香港01》，https://www.hk01.com/article/88087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查閱時間：2023/03/24。Liu, Yan-ting. 2023. “Jie du liang fen zhong e lian he sheng ming: Xi Jin-ping yu pu jing ru he ding yi ‘shang bu feng ding?’” [Interpreting Two China-Russia Joint Statements: How Do Xi Jinping and Vladimir Putin Define ‘No Limits’?]. *HK01*. (Accessed on March 24, 2023).

薛健吾，2016，〈抗衡或扈從：14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政策選擇的再檢視〉，《東吳政治學報》，34（3）：121-178。Hsueh, Chien-wu. 2016.

“Kang heng huo hu chong: 14 ge ou ya guo jia dui e guo wai jiao zheng ce xuan ze de zai jian shi”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A Re-examination of 14 Eurasian State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Toward Russia].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3): 121-178.

薛健吾，2020，〈歷史的終結？歐俄競爭下中東歐國家與俄國之間外交政策利益相似程度之變化，2000～2018〉，《問題與研究》，59（4）：51-93。Hsueh, Chien-wu. 2020. “Li shi de zhong jie? ou e jing zheng xia zhong dong ou guo jia yu e guo zhi jian wai jiao zheng ce li yi xiang si cheng du zhi bian hua, 2000–2018” [The End of History? Changes in the Degree of Foreign Policy Interest Similarity Betwee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Russia Amid EU-Russia Competition, 2000-2018]. *Wenti Yu Yanjiu*, 59 (4): 51-93. DOI: 10.30390/ISC.202012_59(4).0002

薛健吾，2023，〈2022年俄烏戰爭對歐中關係之影響〉，《歐亞研究》，23：23-34。Hsueh, Chien-wu. 2023. “2022 nian e wu zhan zheng dui ou zhong guan xi zhi ying xiang” [The Impact of the 2022 Russia-Ukraine War on EU-China Relations]. *Eurasian Studies Quarterly*, 23: 23-34.

謝守真，2024，〈北約峰會邀日韓澳紐 韓專家揭原因『為包圍遏制陸』、對亞洲版北約不解〉，《聯合報》，2024/07/07，<https://udn.com/news/story/6809/8079180>。Hsieh, Shou-chen. 2024. “Bei yue feng hui yao ri han ao niu han zhuan jia jie yuan yin ‘wei bao wei e zhi lu’, dui ya zhou ban bei yue bu jie” [NATO Summit Invites Japan,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Korean Expert Says Aim Is to Contain China, Questions the Idea of an ‘Asian NATO’]. *United Daily News*, July 7.

蘇卓馨，2019，〈歐盟規範性權力與中國關係性權力在中東歐國家的實踐〉，《政治科學論叢》，81：69-104。Su, Cho-hsin. 2019. “Ou meng gui fan xing quan li yu zhong guo guan xi xing quan li zai zhong dong ou guo jia de shi jian” [The Practice of the EU’s Normative Power and China’s Relational Power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1: 69-104. DOI: 10.6166/TJPS.201909_(81).0003

- 蘇卓馨，2022，〈歐中體制競爭下的合作〉，《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4（4）：817-840。Su, Cho-hsin. 2022. "Ou zhong ti zhi jing zheng xia de he zuo" [Cooperation Under EU-China Regime Competiti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4 (4): 817-840.
- Achen, Christopher H.. 2000. "Why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s Can Suppres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Other Independent Variable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Los Angeles.
- Agrawal, Ravi. 2024. "China Wants to 'Divide and Conquer' Europe: Why Xi Jinping Is Visiting France, Serbia, and Hungary this Week." *Foreign Policy*, May 7,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5/07/china-wants-to-divide-and-conquer-europe/>
- Andersson, Patrik and Frida Lindberg, eds. 2024.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urope's De-risking from China*. 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
- Bailey, Michael A.,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2017.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2): 430-456. DOI 10.1177/002200271559570
- Bartsch, Bernhard, Claudia Wessling, eds. 2023. *From a China Strategy to No Strategy at All: Exploring the Diversity of European Approaches*. 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
- Bekkevold, Jo Inge. 2024. "The Beijing-Moscow Axis Is Much Stronger This Time Around: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Is Tighter Than the Sino-Soviet One, with No Reason for a Split Any Time Soon." *Foreign Policy*, October 8,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10/08/russia-china-axis-alliance-xi-putin-geopolitics/>
- Binnendijk, Hans and Daniel S. Hamilton. 2024. "NATO and China." In Daniel S. Hamilton and Joe Renouard, eds., *The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and China in the Age of Disruption: Partners, Competitors, Rivals*, pp. 91-104. Routledge.
- Butt, Shelby and Daniel Byman. 2020. "Right-wing Extremism: The Russian Connection."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62 (2): 137-152. DOI:

10.1080/00396338.2020.1739960

- Brinza, Andreea, Una Aleksandra Bērziņa-čerenkova, Philippe le Corre, John Seaman, Richard Turcsányi, Stefan Vladislavljev. 2024. *EU-China Relations: De-risking or De-coupling- The Future of the EU Strategy towards China*. European Parliament.
- Chacho, Tania M.. 2014. "Potential Partners in the Pacific? Mutual Interests and the Sino-NATO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 (87): 387-407. DOI: 10.1080/10670564.2013.843879
- Chan, Ka Sing. 2024. "China Can Divide-and-trade A Less Welcoming Europe." *Rueters*. <https://www.reuters.com/breakingviews/china-can-divide-and-trade-less-welcoming-europe-2024-06-13/> (June 13, 2024).
- Chen, Ian Tsung-yen and Alan Hao Yang. 2013. "A Harmonized Southeast Asia? Explanatory Typologies of ASEAN Countries' Strategies to the Rise of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26 (3): 265-288. DOI: 10.1080/09512748.2012.759260
- Chung, Jae Ho. 2009. "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Pacific Affairs*, 82 (4): 657-675.
- Ciorciari, John D., and Jürgen Haacke. 2019. "Hedg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9 (3): 367-374. DOI: 10.1093/irap/lcz017
- Da Silva, João and Lipika Pelham. 2024. "Meloni Meets Xi as Italy Vows to 'Relaunch' Ties with China". *BBC*.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z5rjjvzlo> (July 29, 2024).
- Dams, Ties, Xiaoxue Martin, and Vera Kranenburg, eds. 2021. *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 Falling on Hard Times*. 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
- Diesen, Glenn. 2020. "Russia as An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ve Power: The Rise of the Right-wing Populists and Their Affinity towards Rus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8 (2): 182-196. DOI: 10.1080/14782804.2019.1705770

- Esteban, Mario, Miguel Otero-Iglesias, Cristina de Esperanza, Tamás Matura, Nick Nieschalke, John Seaman, Tim Summers, Claudia Wessling, eds. 2025. *Quest for Strategic Autonomy? Europe Grapples with the US-China Rivalry*. 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 Fehér, Zoltán. 2024. “Xi Jinping Visited Europe to Divide It. What Happens Next Could Determine If He Succeeds.”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xi-jinping-visited-europe-to-divide-it-what-happens-next-could-determine-if-he-succeeds/> (June 1, 2024).
- Freedom House. 2024. “Freedom in the World.”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
- Gabriel, Johannes and Susanne Schmelcher. 2018. “Three Scenarios for EU-China Relations 2025.” *Futures*, 97: 26-34. DOI: 10.1016/j.futures.2017.07.001
- Garlick, Jeremy and Fang-Xing Qin. 2023. “China’s Ideational Influ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Scholars’ Interpretations of China-CEE Coope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2 (139): 123-137. DOI: 10.1080/10670564.2022.2052443
- Geeraerts, Gustaaf. 2013. “EU-China Relations.” In Thomas Christiansen, Emil Kirchner, and Philomena Murray,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U-Asia Relations*, pp. 492-505.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Gerner, Deborah J., Philip A. Schrodt, and Ömür Yilmaz. 2008. “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 (CAMEO): An Event Data Framework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In Jacob Bercovitch and Scott Sigmund Gartner, eds.,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ediation: New Approaches and Findings*, pp. 287-304. London: Routledge.
- Goh, Evelyn. 2005.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publications/meeting-china-challenge-us-southeast-asian-regional-security-strategies> (Accessed on December 24, 2021).

- Goldstein, Avery. 2005.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acke, Jürgen. 2019. "The Concept of Hedg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outheast Asia: 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 for a Modified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9 (3): 375-417. DOI: 10.1093/irap/lcz010
- Haroche, Pierre and Martin Quencez. 2022. "NATO Facing China: Responses and Adaptations." *Survival*, 64 (3): 73-86. DOI: 10.1080/00396338.2022.2078047
- Heisbourg, François. 2020. "NATO 4.0: The Atlantic Alliance and the Rise of China." *Survival*, 62 (2): 83-102. DOI: 10.1080/00396338.2020.1739950
- Herold, Ernest, Olivier Schmitt, and Stanley Sloan. 2022. "NATO's Strategic Concept: Responding to Russia and China." *Defence Studies*, 22 (3): 558-563. DOI: 10.1080/14702436.2022.2082949
- Holslag Jonathan. 2019. "China, NATO, and the Pitfall of Empty Engagemen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2 (3): 137-150. DOI: 10.1080/0163660X.2019.1664850
- Integrated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 (ICEWS) Dataverse. 2024. *ICEWS Coded Event Data*.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28075>
- Jackson, Van. 2014. "Power, Trust, and Network Complexity: 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4 (3): 331-356. DOI: 10.1093/irap/lcu005
- Jones, Mared Gwyn. 2024. "Pro-Russia Group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Cyberattacks on First Day of EU Elections." *Euro News*.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4/06/06/pro-russia-group-claims-responsibility-for-cyberattacks-on-first-day-of-eu-election> (June 6, 2024).
- Keele, Luke and Nathan J. Kelly. 2006. "Dynamic Models for Dynamic Theories: The Ins and Outs of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s." *Political Analysis*, 14: 186-205. DOI:10.1093/pan/mpj006

- Khaze, Nina Markovic, and Xi-Wen Wang. “I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Balkans a Threat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9 (2): 234-250. DOI: 10.1080/14782804.2020.1823340
- Koga, Kei. 2018.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 (4): 633-660. DOI:10.1093/isr/vix059
- Kuik, Cheng-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 (2): 159-185. DOI: 10.1355/CS30-2A
- Maher, Richard and Till Schöfer. 2023. “Europe’s Role in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alvador Santino F. Regilme, Jr.,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Era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s: Geographies of Rivalry*, pp. 206-230.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DOI:10.51952/9781529228472.ch010
- Mancini, Donato Paolo. 2024. “Italy’s PM Meloni Says Will Travel to China in Coming Weeks.” *Bloomberg*, June 15, 2024.
- Mancini, Donato Paolo and Antonio Vanuzzo. 2024. “Italy Seeks to Build Base for Long-Term Partnership with China.”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7-05/italy-seeks-to-build-base-for-long-term-partnership-with-china?embedded-checkout=true> (July 5, 2024).
- Mazzocco, Ilaria and Andrea Leonard Palazzi. 2023. “Italy Withdraws from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taly-withdraws-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 (December 14, 2023).
- Nathan, Andrew J. and Andrew Scobell. 2012.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9. “London Declar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584.htm (December 4, 2019).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1.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 (June 14, 2021).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2.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6626.htm (June 29, 2022).
- Pepermans, Astrid. 2018. "China's 16+1 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at a Cheap Pri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6 (2-3): 181-203. DOI: 10.1080/25739638.2018.1515862
- Pavličević, Dragan. 2018. "'China Threat' and 'China Opportunity': Politics of Dreams and Fears in China-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3): 688-702. DOI: 10.1080/10670564.2018.1458057
- Pompeo, Michael R.. 2020. "Europe and the China Challenge." *U.S. Embassy in Iceland*. <https://is.usembassy.gov/europe-and-the-china-challenge/> (June 19, 2020).
- Popescu, Nicu and Stanislav Secieru, ed. 2018. *Hacks, Leaks and Disruptions: Russian Cyber Strategies*.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EUISS).
- Ross, Robert S.. 2006.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5 (3): 355-395. DOI: 10.1080/09636410601028206
- Seaman, John, Francesca Ghiretti, Lucas Erlbacher, Xiaoxue Martin, and Miguel Otero-Iglesias, eds. 2022. *Dependence in Europ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eighing Perceptions and Reality*. The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ETNC).
- Shambaugh, David. 2018.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 (4): 85-127. DOI: 10.1162/isec_a_00314
- Silver, Laura, Christine Huang, and Laura Clancy. 2022a. "Negative Views of China Tied to Critical Views of Its Policies on Human Rights: Large Majorities in Most of the 19 Countries Surveyed Have Negative Views of China, But

- Relatively Few Say Bilateral Relations Are Ba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6/29/negative-views-of-china-tied-to-critical-views-of-its-policies-on-human-rights/> (June 29, 2022).
- Silver, Laura, Christine Huang, and Laura Clancy. 2022b. “How Global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Has Shifted in the Xi Era.”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9/28/how-global-public-opinion-of-china-has-shifted-in-the-xi-era/> (September 28, 2022).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2024.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23.”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24/sipri-fact-sheets/trends-international-arms-transfers-2023>
- Song, Xin-ning. 2013. “Security and the Role of China.” In Thomas Christiansen, Emil Kirchner, and Philomena Murray,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U-Asia Relations*, pp. 471-480.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Stefanova, Boyka and Paskal Zhelev. 2022. “Revisiting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State Capitalism within the WTO Liberal Trading System.”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14 (2): 94-111.
- Tessman, Brock F.. 2012. “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 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 *Security Studies*, 21 (2): 192-231. DOI: 10.1080/09636412.2012.679203
- Voeten, Erik, Anton Strezhnev, and Michael Bailey. 2009.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 *Harvard Dataverse*, V33. <https://doi.org/10.7910/DVN/LEJUQZ>
- von der Leyen, Ursula. 2023. “Statement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Michel Following the EU-China Summit.”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3_6409 (December 7, 2023).
- Wasserfallen, Fabio and Théoda Woeffray. 2024. “Immigration Policy Preferences in Six EU Countries: The Shadow of Intergovernmental Conflicts in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63 (3): 897-914. DOI: 10.1111/

jcms.13687

- Wieringen, Kjeld van. 2022. *EU-China 2030: European Expert Consultation on Future Relations with China*. EPRS-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 Wilkins, Arjun. 2018. "To Lag or Not to Lag? Re-Evaluating the Use of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s in Regression Analysi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6 (2): 393-411. DOI: 10.1017/psrm.2017.4
- Wong, Vicky and Frances Mao. 2024. "Russia Accused of EU and NATO Cyberattacks."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984zenjkz5o> (September 10, 2024).
- World Bank. 202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 Wu, Yu-Shan. 2017. "Pivot, Hedger, or Partner: Strategies of Lesser Powers Caught between Hegemons." In Lowell Dittmer, ed., *Taiwan and China: Fitful Embrace*, pp. 197-22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i, Shao-xuan and Chen Yang. 2023. "China-NATO Relations: History and Realit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Quarterly*, 4 (3): 26-37.
- Zeng, Yu-leng. 2024. "Riding the Trojan Horse? EU Accession and Chinese Investment in CEE Countr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3 (147): 486-501. DOI: 10.1080/10670564.2023.2196507